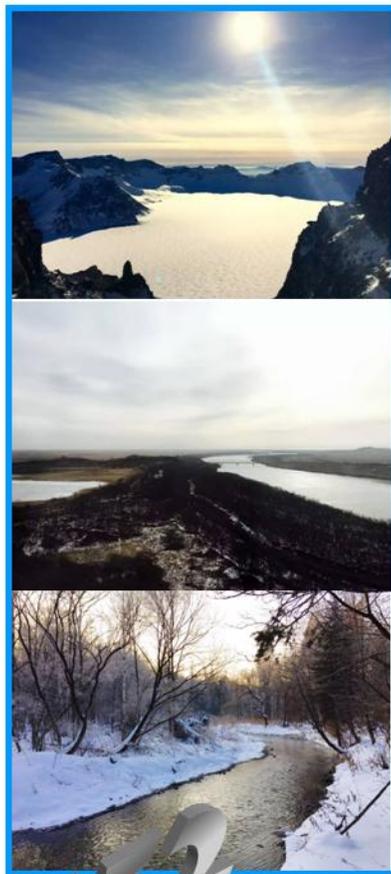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二月第一百五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ruary 2016



152

- 哈爾濱六人自選詩
- 最好的里爾克
- 巴爾蒙特詩選譯



目錄

No.15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明	歪論、想逃 3
冬夢	塵鏡、秋正飛天、荷香 3
于艾君	追溯之詩、重要的事、致親人 3
羅青	遺忘 4
遠方	穿越、火燒雲 4
龔若晴	轉寫 4
秋原	雨 5
章治萍	陽山下的桃花 三首 5
秀陶	又是炳記 6
謝勳	古蜀國 6
彭國全	蚌珠 6
陳葆珍	腳印 6
張耳	水墨寫意、必不可少的一味藥 7
袁軍	宿命 7
薩爾塔拉	納木錯、陽光的轉經筒 7
雷默	深處 六首 8
資中華	東方女神 8
木子紅	關於春天的證明 二首 8
馬莉	黑色不過濾光芒 二首 9
戴珏	夜遊宮 9
蔡可風	白髮 9
君兒	教子篇、超現實主義者 10
藍翔	開路者 10
董喜陽	醫院門前的車輛 三首 10
伊沙	印象 11
北塔	歌窟 11
達文	晚詞 二首 11
嚴力	請安靜 三首 12
銀髮	他改用行車記錄器來看秋色 12
虔謙	花園口的巨浪 12
李國七	未生兒、陌生 13
王貽高	夜的變奏、鄉間路燈 13
林啟	安大略湖畔 13
杜風人	尾巴之二 17
方壯霆	奇怪的一天、約會 17
于中	冬景 17

刀飛	淚落的雨 18
林曉東	尋找回憶 18
阡陌	午後、冰冷、聽雪 18
楊玲	犁、心事、厚度 18
李斐	東洋狐狸、巴黎，子彈橫飛 19
澹澹	距離、舊照片、夢裡 19
施漢威	迎向春天 19
潮聲	永遠在起跑線 19
王妍丁	平安夜、新年 20
溫曉云	無奈、找尋、取暖 20
關淑媚	回去 20
依雯	年來了 20
雪陽	你或者我溫柔的面孔 21
魏鵬展	巴黎、伊甸園 21
世賓	殘缺之歌、它是巨大的沉默 21
陳銘華	冬天去防川、路由器 22

哈爾濱六人百選詩 14-16

張曙光 3首 · 桑克 2首 · 文乾義 2首
楊河山 3首 · 包臨軒 2首 · 馮晏 2首

譯詩

秀陶	最好的里爾克④ 23
陳殿興	巴爾蒙特詩選譯 27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⑤ 28
戴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⑥ 29
遠在遠方	麗澤·穆勒詩二首 29
張子清	美國禪詩選⑦ 30

評介

余問耕	〈從何說起〉讀後 22
逸韻	淺談翻譯詩中的雙關語 30
阿鈍	野兔四重奏 31
袁軍	傘下的“喜悅” 32
冬夢	冬寒情詩好烘暖 33
項美靜	讀非馬〈輪迴〉有感 33
劉耀中	哈特·克萊恩 34

詩訊

封底裡
天池·三國·魔界◎陳長青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向明

歪論

不如這樣說
像曇花
獨立寒秋到了某個時辰
譬如說子時，或
格林威治凌晨
太陽一出現
便萎了，謝了、便再也
硬朗不起來了

當然像燭火
面對夜
一邊獨自發亮
一邊又痛苦的流淚
像服了興奮的威而剛
又另當別論

2015/7/17

想逃

不知怎的這世界
大家都想逃
天堂地獄即使汽化

創世即有的南極冰川
已開始悄悄溶掉
也改頭換面的逃

身材高挑挺直椰子樹
站在那裡走不掉
只能讓巨風折腰

憋得死死的汽水瓶子
多想噴出口烏氣
苦等開瓶的剎那

有些詩也等得慌了張
隨便就找筆轟扒
總逃不過被截殺

2015/12/21

■冬夢

塵鏡

梳洗之後
我仔細看著
浴室內的鏡子
真實的自己

從烏黑到微白
來一個苦笑吧
讓自己的表情
去問鏡中的歲月

秋正飛天

——巴黎恐襲事件

蘑菇雲燻黑
巴黎的
天空

秋正飛天
驚動
逆風的鳥鳴

所有向日葵
背著光
祈禱

荷香

難以抗拒的
一朵芰荷
埋怨躊躇的蜻蜓
遲遲未見點水

風過本無心
荷香
卻有意隨著蜻蜓擺動的翅翼
隨著詩香
徐徐向我靠攏來了

■于艾君

追溯之詩

因言獲罪的疏枝被雪團軟禁，而後者，已難自持
道路在出汗，天熱得好快呀，也許再多看一眼

蠟像就會激動到融化。真是罪過呀，那些被控制在
暖棚裡越冬的、危險的幽靈種子，將還魂於桃花

卜書上說，彼地，桃花開時喜事相隨，而多風之都
盛產傷別，一叢叢粉骨朵，未及端量就落地成塚

一定會這樣的，你不必動容，這，怕是去年的句子
甚至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神話傳說中的石頭

2015.02.24

重要的事

水幕、紙屑，重要的事情已經布陳雲中階梯
沒什麼後顧之憂了，道場裝修很好，費用不菲

法事在近午開始，重要的事情已隨香煙繚散
沒什麼祈願禱詞了，腹中飢餓，何處用飯是個問題

返身時無數金字塔從天而降，王們紛紛向下跳
是的，高寒處人滿為患，人民群眾已少得可憐

墜入粘稠，動彈不得，偉大的霧霾深重的祖國啊
你，你這空前慷慨的贈予，我們照單全收

2015. 01.22

致親人

呼聲泛白，卷弄顫音，風雪掩蔽落榜者的小羞恥
他夾緊鋪蓋，躬身疾行，頭頂紛紛揚揚，這瀾天大謊

鄰村娶親，隔壁酒令，一會笑一會哭，牆角的筮笠
滴墜過剩的油水。母親喃喃，兒啊，今年的雪可真多

是啊，像一齣戲反覆拍演。外出務工的弟弟還沒回家
碗筷閑置，鄉愁一再返場，院門旁的柳枝悄悄伸進庭院

姥爺走不動了，他坐進相框就說什麼也不肯再出來
可雪白的餃子已煮熟，正從經年的黑色鍋灶裡被盛出

2015. 02.20

■羅青

遺忘

——為所有參加抗戰的青年空軍而作

子彈用盡
油料用盡
飛行時數
更是早已用盡

在我用盡全力
對準敵機
俯衝對撞的
剎那——

我清楚的看到
國家領袖長官們
在隆重的追悼會後
把我歸檔遺忘

戰友同學兄弟們
在打碎一排空酒瓶後
與我一起酩酊
大醉遺忘

摯愛至親好友們
在尖銳苦痛的煉獄裡
抱著我翻滾
煎熬遺忘

鄉親同志同胞們
在清理發黃舊報紙
與小販討價還價時
把我遺棄遺忘

就在這鋁光電火的剎那
背負層層遺忘
連同自己對自己
遺忘的遺忘

一起拼命衝向
一張錯愕驚恐的扭曲嘴臉
一聲巨大無比的空中爆炸

■遠方

穿越

貪玩過穿越遊戲
受奸人蠱惑

愛恨終成劫灰
生死幾度輪迴

這是大賣場的吆喝
審美疲勞了
想找回原來的口味

只是頭剛探出隧道
便挨了一記悶棍
世俗的眼光很惡很毒

火燒雲

濕漉漉的
一條紅肚兜
晾在天邊

六七歲的娃
淘氣闖禍
怕爹娘責罰

再等等
等肚兜晾乾了
就可以回家

聽說哪吒鬧海
月牙兒笑了

一團火紅的——驚嘆號！

讓凶狠殘暴的侵略者
及其身後
怯懦陰險的幫兇們
永難遺忘

■龔若晴

轉寫

就像是敲鑿黑色礦石下
每一個陷落的帝國
她腹部的痕跡清晰可見
陽光散落聖殿的輪廓
馬丘比丘的日落
是你隱晦而怯默的曖昧 但是

就像你肩上不可描述的蛇形印記
隨著太陽的軌道消失不見
聲音是無法解開的繩結
要透過石階的弧度
在被指定的日子才能看見
致命而美麗的末日 於是

就像天空被切割成
沒有頂端的方形石台
向上的每一步都鮮血淋漓
你的手也曾握過黑曜石的短刀
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下一個太陽不再升起 後來

羽蛇神無法庇護的灰色石塊
神廟的角度偏斜
那獻祭的不是你的心臟
歷法第四次轉寫失敗
於是 第五個太陽墜落無跡
“在哪裡，你手心寫過的誓言” 那麼

街道的輪廓經過校準
我必須用零來描述一百
不再依靠建築而是岩石
不再遵循規則而是河流
“那是最後一個日落”
陽光穿過你的土地緩緩顫動

2015.12.8

■秋原

雨

今年冬天，南加州的天氣很冷，而且多雨。好幾個雨天，我剛剛五歲的小孫子，平常蹦蹦跳跳的小傢伙居然安安靜靜，全神貫注的和我一起窗前看雨。而我，試圖透過所謂“不同”的語言（——這似乎也是成人慣於依賴的方式，）探索我和小孩之間的世界。然而，那幾乎是注定失敗的，成人是無法進入小孩的世界。要是能夠，那該是一個多麼純真與奇妙的世界啊！是為記。

我的書寫本來很輕
那些小小的文字（吧？）
就像很小很小的
水珠兒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輕
或者站不穩
或者因為喜歡太陽
因為貪玩
（但絕對不是因為風）
常常莫名其妙的
飄起來
像煙
輕輕地飄起來
不停地飄
飄呀飄呀
一起飄到天上
飄成了雲
雲 吸了很多很多
汽水般的冷氣
漸漸變大
漸漸變大
漸漸變重
漸漸變重
哎喲！一個不小心

跌了一跤
從天上摔下來
變成雨
雨 有時候下的很大
像打翻湖水
有時候下的很快
嘩啦嘩啦
雨 有時候很小
迷迷濛濛
有時候下的很長
好像不想睡覺的時鐘
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有的雨下很久
浙瀝浙瀝
浙瀝浙瀝
從從前下到現在
奇怪的是
大人們怎麼看也看不懂
怎麼聽也聽不懂
怎麼摸也摸不懂
怎麼嗅也嗅不懂
只有小孩
睜大眼睛
靜靜地聽
睜大耳朵
靜靜地看
直到太陽出來
雨變成虹
啊！彩虹！
小孩高興的拍手
張大嘴巴
笑
像花
大人們不拍手
閉著嘴巴
不笑
也不說話

加利福尼亞·2015·歲杪

■章治萍

陽山下的桃花

洗去塵埃的桃花份外嬌艷，陽山顯得份外的矮小卻顯出他有別於平常的胸懷。一切的話語種在腳下腳下的詩行錯落有緻，花色有主次，光彩有強弱香韻有濃淡。雨中少一些讀花人，花啊卻多幾位真知音。這看似沒有主題主題卻蘊藏在花蕊深處。猶如我虔誠地從中穿過卻不留下一絲掛念，雖然我記下她嬌羞的模樣

錫惠映山湖坊

從錫山上走下來，一階階迎向正午的太陽我並未眩暈，從頭到尾感覺到湖水的清爽、溫柔可是，落下最後一脚才看到你從綠葉中掩出我想起一點時間的灰塵，一點灰塵中的故事一點，故事中的軼聞與舊影

我靠近他坐下，被湖水滋潤的緬懷一點點扎緊了根，從厚實肥沃的土地上擠出滄桑之跼。金秋，飄來淡淡的菊香城市裡所有的老人從跼中剝出歲月，彷彿所有令人疼愛的日子都被湖水拂拭出光芒

龍光塔的歲月

真的，我彷彿一下子看到了自己隨著親人無所顧忌地圍著寶塔放牧天真和浪漫我猜想那樹應該就是當年的苗，雖然樹葉汰換掉了四十遍，記憶卻也拂拭四十年

四十年後的陽光變得深沉，不再搖擺不定塔門上的名字猶在，出口猶在，人卻不見出來年輕的母親喚著小兒，我也在內心喚著喚著某個人，喚著一些人，喚著離開的自己

2015年12月寄自江蘇無錫

■秀陶

怎麼又是炳記

一隻小狗我已寫過兩次，早該夠了。但這次真是有其不寫不行的理由

前一陣小孫女在一間寵物店，用她自己儲蓄的私房錢替炳記置備了一個項牌。約莫一個 Quarter 大小。一面是綠黑白三色塘磁的圖案，一面刻上她祖母的電話號碼及炳記的英文名字——Binky

從她很小時叫嚷著 Binky, Binky，但我卻從未見過此一字是怎麼拼音的。乃至我第一次便錯拼成 Benky。其實我的三大卷六千多頁的英漢大辭海中，Binky, Benky 二者皆查不到，奈何

炳記已經是三歲了。在人則正是廿一歲的壯丁。早已過了頑童的年齡，所以近來他的童性漸泯而狗性大顯了

第一個我們不喜歡的狗性是唱流行歌。以前任鄰近的狗如何吠唱，炳記多是相應不理。而最近不一樣了，隨時隨刻只要鄰居的狗一開唱，炳記便也技癢地合唱起來

另一個我們大家都不喜歡的狗性便是他的族群歧視。他完全不理睬他自己的主人也屬於 minority，他每遇黑人狂吠得厲害。有一次，一位五十來歲體重約二百八十磅的黑人老先生來為我們裝烤爐，炳記吠得老先生不得停下工作面露怯色。我們勸說“別怕，這小東西不會咬人的”。“我被這樣的小東西一共咬過四次，你還是把他鎖好吧。”

再就是勢利，一見流浪漢，或是衣著不怎麼光鮮的人也必拚命般大吠。這些都是他與生俱來的獸性，既非我們的訓練，更非學我們的典樣

除開上述幾樣有時把我們弄得尷尬而外，炳記仍可說是一隻可愛的好狗。小女兒自紐約搬回家來，帶回一隻她飼養了近十年的貓。炳記已成為那貓的好友。難得吧

■謝勳

古蜀國

一個傳說中的
專有名詞
在鐵鎬的叩門聲中
終於出土

儼然畢加索畫筆之下
幾何圖形排列成的
陌生面具
讓當紅的學說失色

零落的灰陶碎片
拼湊出
想像與經驗互補
美麗的假設

問天問地的
青銅器物
虔誠富麗，唯獨
沒有半點銘文的聲響

緣起緣滅的
探路
掀起的總是
更多的問號

■彭國全

蚌 珠

他曾是千年夢裏的小鳥
以愛的雙翅撲動白雲
在翱翔中
堅嚙正叩向天堂之門
卻招來了酷日的妒忌
射出金箭刺破我的夢想

他無依 無靠
雙翅抱住頭，抱住殘破的夢
從渺渺長空沉沉墜下海底

暗潮的衝擊
魚蝦的欺凌
海藻的糾纏
從四面八方而來
他只有挨打，不得招架
任由侮辱，不得爭辯
雙翅抱著 抱著忍受
抱成一雙堅硬的甲殼

兩扇甲殼拍響萬頃波濤
推開煉獄的牢門
捧出一顆珍珠

一個出身於階級異類家庭屢遭
迫害的人的話
1989. 11. 18 初稿 2015. 7. 30 改

■陳葆珍

腳 印

地球的那邊
我走了四十多年
留下的足跡
早被歲月洗刷得
一乾二淨
惟獨心裡無法抹去
山溝裡

我那越陷越深的腳印

地球的這邊
我蝸居了三十多年
數不清的足跡啊
忘不了的是那
風雪交加的除夕
打工歸來的
深夜裡
我那又深又歪的腳印

2015 年紐約

■張耳

水墨寫意

這1979年蓋的木結構房子到了刮大風下大雨的日子總讓人心驚膽顫，不知道頭頂上轟隆一聲是折斷的樹枝砸落，還是屋後的老樹倒了。跑到樓上，察看是不是房頂漏雨，窗戶有沒有破損。這時燈光忽悠一暗，根據以往的經驗，推斷附近路邊電線杆旁肯定有樹被風刮倒，馬上又要停電，又趕緊跑到水房，在抽屜裡找手電筒、火柴和蠟燭。木結構的房子修在雨林裡，合成氈頂，柏木夾層板牆，30歲就算到了晚年。晴天不下雨的時候，木房裡的頂樑木柱會不時吱吱地發出聲音，彷彿像老人在訴說，腳痛肩痛腰痛，讓人揪心。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北京沙灘的老家住的是清末的老房，瓦頂磚木結構，地震襲來房子忽忽悠悠，地板如浪中滑板，想站都站不起來，塵土揚飛，鍋碗瓢盆一齊叮噹亂響，也讓人心驚膽顫，可是瓦雖然落了幾片，牆沒倒，木屋架沒散。不過老屋下雨天不時漏雨，記得小時候每天晚上臨睡前總盯著紙糊的頂棚上一片片水印，像地圖也像褐色的水墨寫意，進入夢鄉。前年回北京還去老院看百二十歲的老房。新住戶上班去了，雪白的鉤花窗簾蒙住閃亮的玻璃窗。

必不可少的一味藥

看病和吃飯睡覺一樣是日常的一部份。有誰沒看過病呢？看病雖說常見，碰上了還是讓人心煩，還不提得病的痛苦，家人的擔心，耽誤的工作，醫生的診費、藥費、手術費、住院費、來來往往的交通費。最需要的是耐心

■袁軍

宿命

嚴肅是秉賦也是魅力
——你面向黃土，躬身勞作
你仰望蒼穹，感嘆繁星密佈
我愛看斧子猛劈樹根的頑固
卻恨你消失在迷宮似的城堡
讓我尋而不著
可以牢騷，可以沉默
或是傻傻地憨笑
一個蘋果讓我嚐到萬千味道
於是，你執意找回存在
我則握緊宿命，等著你來認領
因你的言：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2016年寄自加拿大卡爾加里

，等預約，等掛號，等護士叫你的名字，等化驗，等拍片，等掃描，等結果，等診斷，等開藥，等藥房抓藥，等藥起作用，等病慢慢好。不好的話，從頭再來一輪。俗話說，病來如山倒，一是說病重的難過，更是說生活的場在一瞬間改變了。山都倒了，還有楊柳依依麼？還有小溪潺潺麼？山崩地裂泥石流滑坡之上，考慮如何支鍋搭灶，刨吃生營，參加家長會，寫教案，為同事的小孩做生日禮物。讓得病人發愁的不是怕死，而是怎麼活，怎麼帶著病活。所以久病的人和病人的家人都變成很有耐心又很勇敢的人了。著急沒用，害怕也沒用。看病得病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大量的精力，可和別的勞作比，看病得病一點成就感都沒有，也不光榮。而是相反。天天與失敗感和自卑自責不懈地鬥爭，讓幽默成為必不可少的一味藥。

■薩爾塔拉

納木錯

從雲開始，雲不是最高的
那根拉山口
雲有話要說，但雨停了
藍色的天空降低了速度

大地上長出許多瑪尼堆
沒有比納木錯更彎的溪水了
讓我眩暈

水是比藍更藍的顏色
紫紅色的喇嘛
用額頭拾起祝福
用膝蓋丈量今生

正午時，白色的犛牛臥向
念青唐古拉山
在納木錯旁
陪我進藏的洛松擁措
毫不掩飾地嚼起了牛肉乾

陽光的轉經筒

天空拿來白雲，不是第一次
左側的湖水微微捲起
在路上，魚一樣擺動的人
用身體蓋住乾草

風吹著經幡和彩繪的屋樑
吹著隨身的伽藍
不是第一次，是一世的長頭
磕醒的野菊花
一襲串珠下神的羊群
碰響牧場上的露水

帶著吹拂，帶著酥油燈的眼神
陽光的轉經筒
像一支不知疲倦的拋石器
將塵世的霧氣趕下山去

■雷默

深處

踏著陳年落葉，走進幕府山深處。
越往裡走，發現越多秘密：
野蒜青青，蕨菜發新芽；
轉身之際，一隻灰白的兔子瞅著我，
又突然跑進草叢。
鷓鴣，多麼淒迷的鳥兒，
整個上午，或許是一生，
它的聲音，始終在我心中流淌。

和覃賢茂

〈2015 南京：下雪的午後〉

一場雪挽救了即將失去的白晝
一次懷孕留住了已經失去的愛情
只有時間是一條永恆的河流
這個下午，他和她再一次走在雪野裡

1月3日黃昏，車過揚州

列車像火柴劃過揚州城
金色羽毛落在運河裡
田野收藏了城郊的喧嘩
奔跑著，一群銀河裡的兔子

母親節

此刻，媽媽應該起床了
她坐在門前，看著麥穗低垂的頭
或許會想起，那些欠收的年辰
我們經歷過的飢餓

女兒們

時間在枝頭盛開
桃，櫻，梨，海棠
每一朵都是它的女兒

■資中華

東方女神

題記：江西某地美容協會組織
了一場跨年酒會，組織者讓姣好
女子著盛裝晚禮服鬥艷，卻讓西
方男模無上裝陪練，有感而發。

你是書香
你是墨韻
你是詩詞歌賦
你是琴棋書畫

你從江南雨巷中走來
你從唐宋元明清走來
你從茶馬古道中走來
你從《詩經》《離騷》中走來

當你盛裝走向舞台
全世界都會為你喝彩
東方會因你炫起民族風
西方會因你，孔雀開屏

2015年12月6日

大海在枝頭洶湧
紅，白，藍，紫
每一種都是它的波濤

她們是不要命的
全都脫了衣衫，日夜狂奔著

潤

多年前，我有一口池塘
我在那裡釣魚，摸蝦，洗澡

如今，我用微波爐
煮蛋，蒸魚，爆花生米。

你的潤戶外
開著昨日的花

■木子紅

關於春天的證明

關於春天的證明
有一些 我可以信手拈來
我 用凝視證明飢渴
用仰望證明高低
用遺忘 告訴自己 那些擦肩而過

我慶幸 遺忘不需要證明
我苦惱 關於昨夜的夢見
找不到一個目擊者
紅配綠不能
白色枕套旁 那本黑色的詩集不能
甚至我膨脹的描述也一樣 不能

關於夢見的證明 我無法提供
我揮霍掉所有的籌碼
花朵完美地盛開又落下
始終無法將春夢搖醒
讓你看見

斷橋無法抵達

我逆著時光 向右
順著斷橋的方向
可是 被時空虛構的那座橋
不是我唯一的目標

我的左邊
夕陽放大西湖的皺紋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的頭頂
仲春的桃花開始暗淡
尚未被果實收割的她們
在我體內意味深長

阻擋我去路的
不是斷橋的不招手 桃花的不喧囂
不是夕陽的不長久 劇情另有安排
這還不夠
不是親近後你遠離得更遠

阻擋我去路的
是我飛揚著將腳扭傷
看不見的傷口 比傷口更疼

■馬莉

黑色不過濾光芒

黑色是不是最純潔的顏色
是不是比我們的血液更加純潔
它有沒有重量？是不是最輕的重量
如同空氣的影子，只在光芒中疾走如飛
歷經浩劫，黑色是不是最難以把握的顏色
黑色的聲音是不是黑暗的聲音
是不是疲憊的腳走向遠方的停頓
黑色是不是最愛護我們心臟的顏色
結束生命的顏色，已經安息的黑夜呵
黑色是不是叛變的手指，是不是神經的暮色
我曾經瘋狂地愛它，因為黑色不過濾光芒
它不是光芒的顏色，它用疼痛抓緊回憶然後拆解
然後貼近我的臉龐，它是光芒中的光芒
黑色是最深刻的顏色，但它不是我的顏色

告密者的兄弟

告密者有一片土地，在鏡子後面
照耀著鏡子中間，一直照到
鏡子裡面，更深之處，但是
晚了，太晚了，一些人從前門走了
另一些人從後院逃跑了
院子太深，花太香，你站在
背朝我的地方，你立刻就認出了我
你坐在空椅子上，月光照耀你的腳
棕櫚樹從你的腳下生長出來
你給我講告密者的故事，你說
從前有一個告密者從事著一項
偉大的黑暗事業，但告密者的頭顱
被人提走了，是被他的兄弟
鏡子後面的告密者，事情就這麼簡單

2015年寄自北京

■戴珽

夜遊宮

八點，朋友在茶餐廳裏等位子，
我在門口徘徊，眯著眼睛
瞥往來的路人，體味剛才
坐車下山帶來的暈眩。
也許只是門前“聚光燈”的影響？
或是剛回港，還未能適應
那過山車式的下墜感覺？
沒人會留意我，不過是另一個
等待中的路人。

夏季又到了，這是她
最忙的日子。
應該剛下課，正趕回家，
很快便會歇息，因為明天又得
早起，而我卻在這千里之外
無所事事，徬徨四顧。
先前看海的時候，
濕熱的風已經讓我
想到了酒。

夜色深沉，當我真的半醉回家，
就知道這又將是個不眠之夜。
我是個有自制力的人，
每次想醉，卻又不能容許自己
真的醉倒，然後一整晚
半夢半醒，尋思今生。
一個人求美，為愉悅耳目，進而
搖蕩心緒，是性情之舉。
一個人求善，關乎未泯的
仁義之心，是倫理之舉。
求真最難，因為人的本性
為情所迷，為理所抑。
對某些人來說這是莫大的苦惱。
不知誰說過酒可養真，大概是吧，
因為酒可以讓我短暫地拋開
情這雙眼鏡，理這件內衣。
愛又如何？
生於性情，歸於倫理。

■蔡可風

白髮

蒼蒼白髮
是從那一個黑夜出發
料非是伍子胥在昭關
熬出了的一夜焦急
每當黎明即起
遠眺著東方初白
到深深的呼吸中去
打探能量與萬物
互換的本質
曾經 頓悟 領略出
文字中要注入力量
有求於
從童年 少年 到青年
培植出來的黑髮
提煉 萃取出濃濃墨汁
澆灌入
儲存著力度的尖端
落筆 落筆 又落筆
在狂喜中忘卻了
過度耕耘伴隨的輕忽
驀然對鏡 不知道這
朝朝暮暮 榨取去了
多少青春的液汁
去澆灌荒唐的方格
戴著滿頭的白髮
去宣示 值得

2016年一月於紐約

愛能否養真？

快到家了，有人推著一輛
堆滿了廢紙板的車子
從我身邊緩緩飄過，不遠處的一排“聚光燈”下，一位身影單薄的酒吧女郎在凝神看手機
我忽地想出了嘴裏殘留的
那與別不同的啤酒味道，
是西柚味。

■君兒

教子篇

兒子 你必須獨立地學會洗澡
吃飯 生病 復元
每天獨立地刷牙和洗碗
你必須獨立地學會數學 語文 英語和道德
獨立地長成祖國的花朵與花園
像你當初獨立地離開母親的子宮
現在你也要獨立地面對一寸寸消長的人生與自然
獨立地觀察 發現 保持內心的自足與完滿
如果你曾對誰許下諾言
兒子 你也要獨立地去把它實現
媽媽會越活越老 老成打不上一斗水的老水車
那時 媽媽獨立地開墾自己的墓園
你獨立地長成參天或不參天的樹根 樹幹 樹枝與樹葉
記著兒子 媽媽喜歡參天的森林
泥土和靜水
喜歡塵世邊緣 獨立的一塊空地
那裡 你要獨立地撐起風霜和雨雪
撐起宇宙深處那道永恆的蔚藍

超現實主義者

兒子是一個徹底的超現實主義者
他喜歡冰龍鏢
爆龍爪
天鵝湖 36 回轉的絕招
喜歡烏龍院
森林裡的狼孩
奧特曼打怪獸之前的修煉

■藍翔

開路者

一塊草地
慢慢地
有了踐踏的痕跡
不久 路就出來了
開路者收穫了奇花異卉
一片森林
慢慢地
有了砍伐的痕跡
不久 路就出來了
開路者收穫了奇鳥怪獸
一座石山
慢慢地
有了敲擊的痕跡
不久 路就出來了
開路者收穫了奇珍異寶
付出多、收穫多、
付出少、收穫少
這是恆古不變的道理，
你是怎樣的開路者？

2016 年寄自緬甸

和他相比
我也好不到哪去
我喜歡古書 老樹
青磚飛檐的四合小院
喜歡這年代少見的舊時明月和山川
喜歡站在夕陽的光裡
回想很久很久以前
未生我時 我是天地間哪一線混沌
既生我後 誰是大夢醒來那一縷甚
囂塵上的傷感

2015 年寄自天津

■董喜陽

醫院門前的車輛

天空的血管脹裂，屋內一片黑暗
不能移動光明或是窗口的位置
我挪動自己到燈下
在一棵樹下悄悄埋種身體
它們梳理鬚鬚，成為雨中的旗幟
為了與之為伍，我披頭散髮
走在恩賜的淚水中，肝硬化舒展
我等待悲傷的擴散。像父親捧起經卷
教育眾人，我用他的話敷衍傷口
青苗長起，母親懷揣春風
在村口把鳥鳴壓得很低
偶爾傳來的幾聲犬吠，是安靜之中的亢奮、激情。有些事情要發生
醫院門前的車輛，越聚越多

地址

秋天的土地上莊稼越來越密集了
挨的很近，像那些高矮迥異的風
伸不進鐮刀，拒絕任何人的收割
我喜歡變成鈔票的種子
種植、開花、成長並且放肆的結果
它們可以使我變成高大的事物
讓見了城裡人的孩子，不再驚訝
我在佔領高地。尊嚴很輕
卻比思念的時光沉重
父親，中秋到了。請給我一個準確的地址
我不會再把郵編和您的姓名填錯

複製青春

春色失效，電腦按鈕過期
憶起兄弟往昔，撕毀感情說明書
而後嘲笑像魚雷炸開紙上河流
我向蒼穹跪倒，估計活不到那麼大的年歲
一萬年也像曇花，抖進燦爛
衰落無關風月，時間止於骯髒酒袋
請熱愛奔跑的羚羊
它們踏起的灰塵像帕子後的暮靄
朦朧牽手，熨平顫抖木橋
一條傾斜的繩索，一條蜷縮
蜿蜒的街道，指引誰的目光？

2016 年寄自吉林

■伊沙

印 象

我在工作樓的椅子上
曬太陽、抽煙

一個美國畫家從樓裡走出來
他說：“哈嘍！”
我回：“哈嘍！”

我看見其背影
消失在通往小鎮的方向
靈感突如其來
返身進樓回屋
寫下一首詩

一詩打通了血脈
一口氣寫了三首
在一個小時之內

興奮異常
走出屋子走出樓
又來到椅子上
抽煙、曬太陽

畫家從小鎮的方向
姍姍而歸
手中端著各色顏料
見我還在那兒
便笑起來：“哈嘍！”
我回：“哈嘍！”
我敏感到他的笑意
比一小時前豐富

在洞悉人性惡方面
一個中國人的敏感
（何況中國詩人呢）
通常是沒錯的
幾天後我聽說
這位男畫家對一位女作家說：
“這個中國詩人整天曬太陽
很懶惰——不像中國人”

■北塔

歌 窟 ——吳哥窟物語

題記：同為世界新七大奇跡之一，吳哥窟比馬丘比丘更龐大、復雜、豐富、神秘，正如我去年寫的《馬丘比丘之外》，這組關於吳哥窟的詩是我今年的心血之作。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和蔣勳的《吳哥之美》對我的寫作大有助益。

一、菩提樹

我被扔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樹下
你讓我用自我的迷失去領悟
你的偉大和複雜

我是一顆五百年前被烏鴉遺棄的種子
意外落在天使的肚臍眼裡
我的萌芽是石頭的狂喜
我的出生是藝術的劇痛
我的成長是歷史的披拂

我的根在時間嚴密的縫隙裡
抖翹
我去擁抱一堵牆
卻被一扇門吃掉

我用自己的葉子偽裝
終究被別人的陽光戳穿
我用自己的陰影做墓穴
卻被一聲鳥鳴肆意挖掘

我是否不能倒下，退出？
否則，文明的蛋將碎落一地！

二、石源

千百年來，誰摸著我的石柱
摸得比水還光滑
我無須用一整條河流
來偽裝對你的渴望
我只希望自己在湍流中
也能像在泥濘裡一樣穩如擎天柱

■達文

晚 詞（十六）

數不盡的玻璃門外
微笑的水晶樹

夜深了
風的形狀更加明顯

晚 詞（十七）

在沒有磚瓦的世界上
我愛聆聽流水
愛讓熄滅的燈火
抹掉節令的顏色

風兒們
我用我平坦的露營地
擁你入懷

被另一塊石頭框住
一起被流放在山谷
直到毗濕奴大神承認
沒有一種力量比石頭的交合
更能讓宇宙穩定

吳哥窟成了一朵曼陀羅
花瓣在帝國的花萼中開放
一座座堂皇的寺廟倒塌
最後顯露的都是方石吮著圓石

塔——所有人工建築形制中
唯一一無所用的，在這裡
被奉若神明。
被一條蛇緊緊纏繞
一圈圈、一層層
直到它成了一座被自己囚禁的監獄
然後，另一條蛇會潛入、盤踞

■ 嚴力

請安靜

在一個請安靜到
針也不敢掉下來的地方
我把幾聲質疑聲扔了出去
結果連我也被安靜吞了進去

如初的安靜
假設我重新站在那裡
不再亂扔東西
同時向臥在道德裡的針學習
可我還是懷疑自己
能否成為一個被安靜所邀請的人

2015.6.

一 天

我擁有
先天與後天糾纏成一天的日子
每攔下自己的一次笑臉
就會吞下一片後悔藥
每刪除一個動作
必源於排練過的修養
這一天的每一秒早都寫入了
文學經典
每分鐘有三十秒的溫差一如冬夏
每小時有幾場分針追擊時針的戰爭
每半天要發生幾次上下午顛倒的錯覺
這一天有幾百種對太陽的稱呼
這一天的半夜
醒來與睡去的人一樣多

2015.7.

太空繼續太遠

人類既為種植更為採摘
這是動作和時間的循環
知識和故事的循環
夢想與信仰的循環

2015.7.

■ 銀髮

他改用行車 記錄器來看秋色

動過了白內障手術
過眼雲煙的那種美麗
很快就會讓人忘記
得
一乾二淨

改用超廣角行車記錄器來看
他不但可以把途中原本的秋色
毫無漏秒地拍下
存檔
而且可以隨時隨地
尤其是在降雪的晚餐之後
接駁上全高清電視螢幕來觀賞
看看秋天
如何陪伴他們一起
走過
一段色彩繽紛的晚年

好笑的是用這麼完美的音響設備
播放的配樂
卻是比秋色的主題稍嫌誇張的
維瓦爾第小提琴協奏曲的
四季
終於開口
他說
這總比
錯播客途秋恨的那首粵曲
好

2015-12-09 紐約

這是哪怕去過銀河系近鄰的
既為一更為三
但還是退回到二的循環

2015.7.

■ 虔謙

花園口的巨浪

花園口的巨浪
沒過我叔伯的雙肩
你父輩的額頭
從此，一條粗粗的神經
從你我的心坎穿過

一個冰天雪地的大年夜
我在莽莽雪原上認出了你
我用一輛老式的車
把你送到家人身邊
為了你
他們已經幾夜沒有合眼

又過了些年
你那被石頭砸傷的手
終於復原
女兒長大了
你歡天喜地送她到
她夢中的學院

爸爸，還記得嗎，
您蓋這些大樓的時候，
三年沒有回家
我走了七天七夜
到這裡來跟您一起過節

你淚奔的那一刻
花園口的濤聲
又一次在我耳邊響徹
你曾經的苦痛
我心頭永遠的悲

愛的決堤
衝擊著宿命的脈搏
閃電和滾雷拍打著
深不見底的蔚藍色
兩顆心已經毅然決然
天涯海角，同看日出日落

■李國七

未生兒

回家你慣性呆在屋裡面對手機或筆記本電腦
馱著大肚子，我洗澡、下廚燒飯
窗外正飄飛雪花廚房有點淒冷（也可能因為心情）

想起我遠方的小孩，十來歲了吧
扔下他走向你與你再培育另一個小孩
突然有點恍惚我在幹嘛呢
於是我決定人流（對不起我的未生兒）
若以前是計生委的強迫現在我是心甘情願
更與什麼的什麼主義毫無關係
未生兒是男是女我是不可能知道了
知道重要嗎或許也不重要了

我強調，與計生委、國家大事無關

只是，我的心魔經常選擇自由

我強調，責任不在我

與你在一起，我感覺

自己就像一座沙丘不斷變形

比如那些晚上我躺在你的胸脯做輕呼吸

你和你的網遊繼續漫遊

生活進入這種病態階段可怕的是網遊

還是可怕的是我你的本份不過是被動姿態

也談不上是妥協或者接受這種生活形態

我不知道你家裡人讚成還是反對

活在今日不見得家裡的意見是絕對

所有的比喻與意向不過是借口

陌 生

我想像冬天更強的風更大的雪

夏季孕育滿滿葡萄橄欖樹和無花果

音樂大概不是一切也並非唯一性

還有噴泉、藍天、白鴿與鮮花

我生活的城市卻與想像背道而馳

絕大的意志力是繼續存在

我們在各自的角落匿名生活

以脆弱而隨時可以瓦解的集結方式組合隊伍

■王貽高

夜的變奏

推湧的吠聲

此起彼落

搶先把夜

催老

鄰居嬰兒的啼哭

將我心思擰成一條結結巴巴的麻繩

拴住了

逐漸衰敗的夜

遠處

有一顆星子

醒著

偷窺我在荒野上獨自遛達

2015.9.17

鄉間路燈

門前

一盞路燈

負氣不發一語

想是受盡委屈

月光

便好意把我的影子

扶起

剪貼在先前那根燈柱上

醒著

是為了想些和夜相干的事

2015.2.26

比如愛情而婚姻後類似親情的家庭
比如公司同事上下級關係之類的事
繼續迷信生命暈眩令人艷羨的美感

於是我們滿意於存在的規則
在自己的角落表演單人舞

■林啟

安大略湖畔

夜 句

天中深藍

圓月靜懸

未見繁星

四周寧寂

夜鳥輕吟

不聞蟲鳴

愛意流連

融於暗幕

悄然飄散

夜色愈沉

睡意漸襲

又難入眠

淡淡月光

淡淡月光

沉沉湖水裡

緩緩移動

夜風久歇

偶又輕起

水中夜空

浮現你倒影

星光輕晃

湖畔同行

灰色天空

低雲散懸

濁黃濤浪

拍晃岸灘

深秋寒風陣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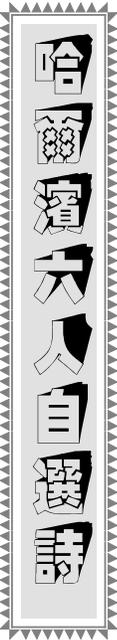
雨點零星

湖畔長路

冒風前行

緊緊握住

你無力的涼手



張曙光

1956年生於黑龍江省望奎縣，70年代末開始寫詩，著有詩集、譯詩集及評論集數種。現在哈爾濱某大學任教。

在一齣悲劇的終場，辛博爾斯卡寫道
所有的角色——死去和活著的——
一同出現，手挽著手

向著觀眾致意。那些相互仇恨
或愛戀的角色，此刻
彷彿忘記了劇中發生的一切

這是否向我們暗示出
人們死後的情景——
沒有了尊貴榮辱，忘記了愛和仇恨

但在但丁的詩中，情況卻全然不同
在地獄，仇恨的靈魂仍然仇恨
一顆頭顱咬住另一顆

我不知道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真理
同樣不清楚
哪個是悲劇，哪個是喜劇

坐在河的盡頭，那位老人，在沉思
夜晚來臨了，手中的煙頭點燃著霧靄
終於西天的雲霞暗了下去，深灰色的水流
幾乎和夜色融為一體。凝望著，那位老人
坐在河的盡頭。他是誰，他在思索著什麼？
也許這是三十年後的我。也許他會想起
太多的往事。他的一生像河流一樣流去
平緩，或打著漩渦，再也不會返回。那些美好的時光
還有許多熟悉的人。當這樣想著
他看到那些死者，從上流漂下，發出微笑

假如一切重新開始

日子重複著，來了又去……

就像公園裡轉動著的旋轉木馬
自從我第一次坐上

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
它仍在軋軋轉動，而我仍在乘坐，
旋轉，直到周圍的景物

變得黯淡。現在是冬天
灌木叢上落滿灰色的雪

終場

看上去令人厭倦

的確，這一切令人厭倦。但假如
讓它做一次反向的運動
我是說木馬，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而是相反，生活是否會變得更好？
我們將會擁有曾經擁有的
逝去的一切會重新出現，我們吹著口哨

約會心愛的女孩。廢墟變成樓房
花變成蓓蕾，鳥變成渾圓的蛋。而媽媽
帶著幼小的阿道夫，去郊外寫生……

桑克

1967年9月7日出生於黑龍江省密山市8511
農場，1980年開始寫詩，1985年發表詩作，同
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92年起在黑龍
江日報從事新聞工作直到今天。著有詩集《桑
克詩選》、《桑克詩歌》、《轉台遊戲》、《冬
天的早班飛機》等；譯詩集《菲利普·拉金詩
選》、《學術塗鴉》等。

自畫像

這人我認識，但細看之後，
益發覺得陌生：頭髮更白了，
更硬了，彷彿刺蝟，而且夾雜著皮屑。
“是思想的灰燼”，他振振有辭。

面孔尚算清新，皺紋乍看
也是沒有。不是沒有，而是藏得較深。
縱貫額頭的細痕，是那次車禍的紀念吧。
正是從那天開始，他認識了晚年。

鏡片的浮灰，污漬，擦痕，
似乎並不影響眼神。而身高照舊，
但因脂肪的擴張，看上去，更矮了一些。
捫住呼吸吧，多少藏起肚臍的魅力。

他穿著褐條的睡衣，睡褲，
一邊抽煙，一邊讀著《天朝的崩潰》。
窗外，寒風猛烈拉扯著楊樹鐵灰的葉片。
窗內，我厭倦地愛著新鮮的舊人。

河流

領悟

世界並不虛無，而是一個幻象。
我戳不破它，因為我，就在其中。
知道並不一定意味從容，更可能
預示著一種更為清晰的苦痛。

一切已經有了選擇，我現在
僅僅需要理解這個選擇。
是的，理解。它更接近命運的顏色，
更接近我在夢中秘密訪問的

雨或雪，或者一個難以標示的
氣溫刻度。它瞬間導致的變化，
不可能被記錄。所以知識是可憐的，
所以對雨或雪來說，戰爭是可憐的。

正如我對幻象所做，
也就這麼多了。就是這一點，
竟讓我琢磨整整一年。我終於醒來，
以為僅僅過了一個短暫的長夜。

■文乾義

1952年生。上世紀70年代初在黑龍
江生產建設兵團當知青時開始寫作。曾
出版詩、隨筆等作品集。現居哈爾濱。

如此

他們決定離開松花江邊。
從防洪紀念塔，經中央大街，
霽虹橋，從坡上
轉彎下來——從傍晚到早晨，
一整夜他們用
最慢的速度走進火車站廣場。
太陽出來了，比他們希望的要早。
在高樓的陰影裡，他們把一個
分成完整的兩個。

在電話亭裡

街邊電話亭裡好像有個關著門的世界。
有個人在打電話。
他把話筒從左耳
一陣兒換到右耳，

一陣兒再從右耳換回來。
他的身體隨話筒也一陣兒向左
一陣兒向右。

他側身時他的臉部
在燈光一晃間轉過去，
類似看黑白照片的效果。
他說了多長時間
或換過多少次話筒，
估計他自己也不會記得。
他幾乎在每天這時候進入這個電話亭，
那些吃過晚飯經過這裡的人
都可能看見他。而他把他的目光
總是放得低低的，
彷彿他那裡的天空很矮或者很高。
彷彿他從未在意過
路人怎麼看他，就像一個世界
並不在意另一個世界對它的看法……
其實附近的人都知道
那個電話已壞了很久。

■楊河山

1960年生。黑龍江人。現為黑龍江電
視台副總編輯，國家二級教授。2010
年開始寫詩，在《詩刊》《詩林》《詩
潮》等刊物發表詩作。作品入選多家詩
選。曾獲“詩與自然”詩獎一等獎。

凌晨3點聽蕭邦遺作“夜曲”

從音樂中感受死亡，或死亡前
的一切，你會發現，人生是多麼奇
妙的一件事。
當音樂從無法預知的夜的深處
隱隱傳來，死去的音樂家的聲音，
你會發現，空中似乎有什麼
東西在飛。而一個人，額頭蒼白，
灰藍色的眼睛，並不眨動，
只是直視著你，似乎有許多話。
你會發現，他的內心幾乎沒有恐懼，
只有試探性的，輕輕的碰觸，
如同沉思的植物在夜色中搖曳。
此刻，唯有音樂，讓人充滿懷想的音樂
在空中飄舞，而這個世界仍然
被黑暗籠罩。

距離

我與母親的距離不是一個城市
與另一個城市的距離，幾百公里或
幾千公里，那很容易。
我們之間是生與死的距離，就像
夢的這一邊，與那一邊。如今，
你長眠在綏化新華鄉的墓地裡，
又大又圓的月亮照耀著上面的荒草。
而我在思念，總是想起你瘦削的蒼
白的臉，
不斷咳嗽的聲音，還有你黑的手指
這雙手曾不停在茅草與縫紉機上勞作，
縫製出那些化工產品包裝用的草套。
(每個草套三分錢我就是用這些錢
上完的大學。)
我總是想起你，悲傷而親切。
哦，我與母親的距離不是一個城市
與另一個城市的距離，甚至不是
生與死的距離。
其實，我們很近，甚至聽得見呼吸
與心跳。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四處
尋找你，
並且見到你，再次做你的兒子，
了卻所有的遺恨，而這一切會有多
麼幸福。

做一個簡單的人

我始終努力做一個簡單的人，
變得更加清澈，純粹，澄明。讓人
能時刻看到
你的靈魂，並不複雜的情感，
以及裸露的內心，像岩石矗立在風中。
讓人知道你無疑是一種快樂，
這意味著你必須放棄，然後真正擁有。
對人生沒有奢求，對世事
沒有非份之想，對人滿懷善心
不存惡念，對命運充滿感激，
如此你才能步入這個並不簡單的境界。

■包臨軒

1962年生，吉林大學哲學系畢業，資深媒體人。80年代著名校園詩人兼詩評家。

濤聲

怎麼可能不是海的一部份？
我，周身水意充沛

從上蒼奔波而來的雨和雪
沐浴我許多個季節了
這濕淋淋的天使
只不過
隱去了純潔的翅膀

站在高處，我看見大大小小的溪流
匆匆於各自的奔走，水花飛濺
山嶺與平原，丘陵與沼澤
熠熠閃亮
有時，細小若星子
有時開闊，如一道峽谷
它們不約而同，朝著一個方向

海，其實是我的一部份
他的呼喊與我
在撞擊中
相遇
僅僅因為耽擱於路途之上
我倉促的大水
騰跳之間，讓人看不出隱隱的藍

夜深時，你能否
諦聽，我那漸漸突起的藍色血管裡
一直澎湃著
濤聲

影院

燈光熄滅，轉入暗場
黑暗，躡手躡腳地進來
臥伏於我的身邊

這安靜而高貴的黑暗，竟有著
天鵝絨的質地，吻合了
我隱隱的期待

爆米花與飲料，遲到者
碰撞座椅發出的聲響，加深了
懸念將臨的緊迫
我全神貫注，渴望被銀幕
徹底征服。對自己
我已無奈太久

坐在
溫柔的暗影裡，就像躲入黃昏
無風的山谷
與世隔絕一個半小時
主人公的命運，就是
我的命運

他的悲喜，全部生發於
我那固有的靈魂
而此前，我竟一無所知

片尾字幕，最後的定格
讓我的若有所思，或者淚流滿面
在燈光亮起時，頓顯尷尬
倉皇間，弄不清自己

走出影院，我重新迷失在大街
眩目的光亮之中

■馮晏

80年代開始詩創作。作品發表於國內外重要文學刊物，選入數十種詩選集，作品翻譯為英、俄、日、瑞典等多種語言，出版詩集多部。現供職於哈爾濱廣播電視台。

暴風雪

暴風雪像某個劇場的情緒失控，
寧靜被槍支埋葬那種；
像天空喝下各種藥水依然停不下
旋轉那種；
像月亮週期性發作，
焦慮從正面繞到思想背面那種；
像無戒律，緯度迎向顆粒，空間
飛起來那種。

雪花打在臉上又瞬間融化，令你陷入
遲疑。

暴風雪像白帆升起海面，
一條魚追逐一群魚；
像皮鞋奔跑，一只綿羊在草原追趕離
散的白雲；
像逆行一種舊模式，
穿越哨音和教誨聲的平流層；
像突破了句式和詞語，
被逍遙游誤解，被荷馬困在斜坡。

一層玻璃隔開嚴冬，窗外冰河如白紙，
足跡讓給平原。

暴風雪像一種無奈抓起大把雪花，
皮膚遇見刀片飛舞那種；
像提防速度被超越，雙腳沒有安全感
那種。

暴風雪像恐懼墜落，你慶幸拉住一枚
衣角；
像秒針爬過身體，
每一寸，那種存在感都是你所缺少的。

暴風雪像協奏曲，與欲望和衝動一起
奏響……。

像靈魂靜默，被喚醒的反而是你。
暴風雪像樹木和山巒掙脫迷霧時舉起
的拳頭。

像人群擁擠，冰凌是折斷的水。
午夜，一只棕熊出沒冥想，時間緩慢
了下來……。

感受虛無

你總是借助黑暗，在夢中放飛蝴蝶，
被拯救的標本，或許就是你自己。
當你迎向百合、咖啡，眷戀一份柔軟
虛無折斷了鋼絲的外表
你在自我，信念和人群之間
就像右手，謝絕對方伸出的右手
花香與原野在旅途相互覆蓋著
你的深藏遇見靜默，謝絕了所有詞。

■杜風人

尾 巴 之二

古人把天地結繩 一節一節
結結入扣長相憶 磊磊落落
一條悠悠信仰耽美的救贖線索

夢幻將神話繫鈴 一絲一縷
剪不斷 唯梳理流星雨成河傳
希臘人忙解鈴 夢遂插上翅膀
神話也茁壯一條長長的尾巴

時間發條拉扯的永恆契約
無論你身居低處仰止
抑或是登高自卑 仰俯天地
只見霍霍一條視線的尾巴

無論你流亡還是逃亡
也逃脫不了這一條
形而下綑綁的原罪條款

形而上神話騎日月的莊周夢蝶
雲遊山水 俯覽人間
驚見 每一條生命都留有一條
一條長長求索的尾巴

親情愛情友情鄉情國情天地情
情字訣 這一條纏繞的尾巴
你說它有多長 相思也有多長

瞧一瞧 孤守一牆空白的壁虎
虎視眈眈 一片禪機
即使孤獨仍留給自己一個自由的餘地
留一條天地有情的自殘生路

【酒誌】壁虎遇到危急時會自我斷尾
逃亡，五六個月後會長出另一條新的尾
巴。天恩也！

■方壯愛

奇怪的一天

東方的晨曦，尚默默無聞
而向北的，卻喧鬧著紅霞滿天

原居聖地摩尼卡海灘的海鷗
湧湧擠擠，不緊不慢地
盤旋在西木區狐狸劇院的上空

平時愛開快車的大學生守規矩了
連每天笑口相迎的西裔水果小販
心事重重埋頭細切著金黃的芒果

早晨爆炸新聞報道法國又有恐怖襲擊
幾乎同一時間洛杉磯 60 號公路發生大車禍

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一天啊
正當我搔首疑惑時，斜眼卻見
穹空中一彎下玄月，掛著
一絲苦笑

2015 年 1 月 16 日

後記：是日，法國巴黎的 Charlie Hebdo
雜誌社受 ISIS 恐怖分子襲擊，死傷多人。
幾乎同時，一輛滿載的油車在洛杉磯 60 號
公路撞倒路橋，火燒通天，死傷數人。頓
時，洛市滿城風雨……

約 會

Baldwin 夾 Loftus，漆黑裡
準時地，在拐彎角相遇

你總是手持一杆掃帚
在屋前的馬路邊掃啊掃

而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轉右彎
然後匆匆地直奔十號公路

從未一睹你低埋的臉龐
徒增我撩君廬山真面目的衝動

■于中

南方的雨
怎麼抄襲
也“雪”不起來

冬 景

只有三兩騎腳踏車
在樹下
與一首蕭條的詩
糾纏不清
才有些像樣
起碼還可以勾起
幾片落葉的
童年

11/28/2015 寫於休士頓

素昧平生
卻似相識久遠

似若
你足足守望了洋洋三生
我聊聊惘失了幾番輪迴

日復日，年復年
一日不見，如別三秋

那天，你偶爾停掃，木木而立
我猜想你要告訴我什麼

我的奔馳車一秒而過
但趕路一小時之後
仍無法領會你的欲言又止……

也許這麼一天，我壯膽相邀：
雖無魁梧身材，你我
仍可男子大漢一般，暢懷豪飲一杯

即便是握手無言，或意味不投
也不枉朦朧晨曦裡的稀古之交

2015 年 9 月 6 日

後記：因為上班路遙，我每天都五
點左右出門。在 Baldwin 與 Loftus 的
轉彎角，幾乎天天都遇見一位長髮西
裔長者，在黎明前的漆黑裡，手持掃
帚，在自家門前清掃不停……

■刀飛

淚落的雨

一撇寫意的潑墨
在蔚藍的天空
潑出悠悠白雲的天真

當妳，白雲啊！
來到齷齪的世界，而又
來到冰冷無情的空中寒川

冰清玉潔的身軀
受到性侵，慘遭凌辱
嬌嫩的臉龐，腫脹，瘀青

妳痛苦的拭著
滿含悲傷的雙瞳
明媚不再，陰霾瀰漫愁容

終於，淚沿著面額流下
灑落人間，人間卻有情
情傾淚落的雨

2015/12/05 越南

■林曉東

尋找回憶

在歲月裡流失的東西
只能到回憶裡尋找

有時候
尋到暖烘烘的笑聲
有時候
找到冷冰冰的
哭聲

都只能輕輕放在心上
讓時光篩出懷念
讓時光篩出遺忘

歲月本來
無聲

2015.12.19 越南

■阡陌

午後

午後的日光從屋頂灑下
我試著朝向日光的遠處望去
還是參天大樹
還是飄浮的雲翳

我的呼吸
更勝過風的聲音
鳥的聲音
這個山城 像一張素描

午後
把時間浸在瓶子裡
把自己變成
無味無色 標本

冰冷

山城風寒
晚霜驟降
冬衣添了又添

盡數凝香露
哪守得住
紅顏與芳華

不是南邊的冬日
不曾寒穿心
只是
歲暮人單薄

聽雪

雪飄
可想而知的詩意
聽說

仙子

■楊玲

犁

老牛拖著你
翻開黑褐色的稿紙
在大地上寫作

譜寫米農的心曲
耕耘時代的故事

心事

在月下漫步
風無痕 月無影

只想把整片天空寫滿一首詩

讓綠樹 蘭花從籬前飛進詩裡
分享我的心事

厚度

在路上走
時時有什麼趕來裝飾你的內涵
改變你的厚度

在色彩和聲音的陰謀裡
最後能留給自己的
只有友誼和愛

你將乘著聖誕的
小鹿
也來山屋看我

我等著 等著
等著和你一場冰花的
邂逅

■李斐

東洋狐狸

那隻東洋狐狸
七十年後翻生
以為修煉成精
披上老虎毛皮
攀親認戚冒充同類
在美洲虎耳朵搨風
背脊捉蟲股部擦癢
半閉眼睛大蟲尾巴
搖搖擺擺十分受用
待看龍爭虎鬥
那隻狐狸在偷笑

2015年11月24日紐約

巴黎，子彈橫飛

十三號星期五
西洋認為這一天是不祥
在巴黎更是不幸又悲傷
我坐跣跣向遠方做默想
十一月一個暖和的晚上
六個頃刻殺戮的現場
多少無辜的歡樂男女
在喝酒在聽歌在看球
剎那披上鮮血的衣裳
炸彈瞬間肢解美麗人體
人體不過機關鎗下練靶
為什麼人們在吃
橫飛子彈的苦果
為什麼啊為什麼
聖母院鐘聲在這優雅
城市上空為誰敲哀歌
流水多情傷逝塞納河
凱旋之門地獄之門竟相通
法蘭西傲氣驟變羅丹嘆氣
請大家一齊低頭默禱罷
到處充塞暴力暴行危機
為你親朋戚友他為自己
這個月內就發生了

■澹澹 距離

山與水的距離
用雲來丈量

心與心的距離
讓時間去丈量

走出一步就遠了
再走多一步便近了

舊照片

塞滿記憶的照片，洋洋灑灑
彌補遙遠空間

你嘴上的笑容，容我取一片
和著年輪，默默喝下
醫我不癒的思念

夢裡

憧憬擱淺在沙灘
往事迷離成一葉風帆
隨波逐浪

一道暖暖的夕陽
穿過夢裡，牽引我
找到你顧盼的目光

俄羅斯航機黎巴嫩街頭
誰忍心去看殘肢爆炸後
人性進化克制不了獸性
如此日子循環永無寧息
有一天行人上街在紐約
在倫敦在羅馬在莫斯科
戴上頭盔穿上避彈衣
腰配激光手槍
以殺止殺
就是彌賽亞重臨
何只十三號星期五

2015年11月14日紐約

■施漢威

春風醒來 原來
所有樹枝都掛滿童話
蜂蝶像迷戀故事的孩童

如箭在弦的年輕男女
舒展堅實翅膀
衝向理想的晴空

迎向春天

碧空太陽光亮
雨後彩虹也搭上絢麗橋樑
星月更鋪就溫柔的遐想

看誰最先接近太陽實現夢想
人人盡釋生命裡的新力量
灌溉層層疊疊的希望

30.12.2015 越南

■潮聲

永遠在起跑線

落落寡歡的
讓你總拉長著臉
多艱困的千難萬難都過去
有什麼過不了的坎兒？
心中暖暖的有勇往直前的甘甜！

韌性是你的強項
柔軟的訴求磨合了剛硬
承受得起巨浪般的沖擊
不管這個困境漩渦的深淺
像參禪一般 以寧靜來禮讚！

跨過滿目繁花的季節
適時調整你的心態吧
一葉知秋的楓樹光禿禿的
一泓千波萬浪的心中潮汐
桂香澹澹的 也融化不了你豪情！

2015.12.6 稿於三藩市

■王妍丁

平安夜，致遠方的你

1.
今夜，我不到
別的地方去
只守著你的群山和黎明
你喊我，我就答應
2.
有這一點點，驚喜
就夠多了
昨夜，心裡已經堆滿
融化的雪花
3.
你來了，我就不再
東走西走的
沒有陸地，海一生
也安不了，家
4.
愛上你，是遲早的事
門前那兩棵，年輕的
松樹
又長出一層，白雪

新年

這一天，總是顯得很鄭重的樣子
其實，這一天和每一天一樣
子夜，星空嘹亮
大地，多半沉默不語
我端著掌心看
紫氣東來

不念花朵，也不念荊棘
不念生，也不念死
忠貞還是薄情，互為囚徒
人世間這點事兒，不比雲輕
也不比雲重

只取那一縷光陰，煮詩

■溫曉云

無奈

孤獨總是搭錯車
寂寞也總坐過站

青梅枯萎竹馬老去
季季癡候季季花涼

秋風和影子是最忠實的陪伴

找尋

一隻蝶
翩飛在憶念花園
竭力找尋

前世的曾經太美好
轉世也捨不得忘卻

取暖

飲盡孤獨
坐穿寂寞
看時光飛逝老去

吹過的風
可否為我指點迷津？

誰能提供取暖方式？

煮蓮，煮平生
藍色的血液，似藍色的海水
在低谷，無須悲
在浪頭，也無須追

一聲蟬鳴，破開雙漿
蕩漾
無論怎樣，總要努力開放
留得三分尊嚴，也是一樹春天

■關淑媚

回去

我想回去
回到大山
回到森林
回到小溪傍

踏山中小徑
吸林間潮潤
聽溪水唱歌

我想回去
回到芳草地
回到池塘邊
回到村莊裡

踩綠茵細氈
捉小小泥鰍
看繁星點點

我想回去
回到童年
回到少時
回到夢裡

小伙伴嬉戲呀
兩小無猜鬥氣呀
跑著追逐飛起了

我想回去
不住這裡
這裡有森林
全是樓宇
這裡有大山
在屋子裏
這裡有流水
電動開關控制
這裡有草地
不吸陽光雨露
這裡有村莊
不見星光閃耀
這裡有所有

■依雯

年來了

時間是單行道
過得去 回不來
一眨眼 一轉身 一瞬間
消失不覺中
365個日子的喜怒哀樂
生活上的人生五味
大地瀕臨絕境
講不出心中不甘
謀殺是氣象變暖
天災頻頻全窒息
無辜的亡魂
活著就是希望
有誰會預言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日過日 又一年
新的開始
感恩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30/12/2015 越南

不見我的伊甸園
有的是人造自然山寨版
人類文明向前
我進來居住
大山不見我
森林拋棄我
小溪遠離我
花兒草兒睡了
池塘枯了
村莊沒落了
村頭榕樹哭了

我捧著金飯碗
碗中裝滿飢餓
低頭 跪下
沒有力量
沒有方向走 回去

2015年9月4日紐約

■ 季陽

你或者我溫柔的面孔

復活中的光

不滅的火種深埋在泉水中
我準備長夜讓你學會點燈
或者在陌生的故鄉想像故人
為我的歸來點一盞想像的燈
你一次次錦衣夜行藏著我們
最後一個遠行者行跡匆匆
帶回彩虹那一串歲月的傷痕
還有我或者你溫柔的面孔

元音

不可思議也不甘遺忘
在春水與秋霞的縫隙中
打撈一段影子的生涯
微笑的上方是放手的雪
雪的上方是怒目的太陽
太陽的上方虛空在合唱
一段段陰影的輪迴之光
在琴弦與歌聲之間放大……

夢花生

生為拈花微笑的主人
沙地中的花生多像沙門
如花美眷乘願夢回此生
天地一層層粗糙的殼
密封了我完全的清醒
你可以將此生比喻一場夢
因為我的缺席，夢中的你
尚不知誰是正在作夢的人

阿字門

沒找回頭顱之前，無法回頭
吞吐眾神的脖子上頂著一段虛無

■ 魏鵬展

巴 黎

這個地方不再流血多好
河水的藍色
流過歌劇院的芭蕾舞
歌女的樂聲熟透了葡萄園
摘一串葡萄
鐵塔上
喝一杯紅酒
石橋上靜聽歷史的馬蹄聲
這個地方不再流血多好
平滑的玻璃
我不敢凝視破裂的血漬

2015年11月22日夜 107

伊甸園

我預計跑過玻璃路的
血漬
我還是堅持不美麗的
伊甸園
離家是大逆不道
鐵屋裏吶喊
我只聽到自己刺耳的回聲
刺青迷人的劇痛
令我看不到
每一寸醜陋的自卑

2015年12月21日夜 108

老謀深算的睡眠拒絕談論孤獨
你放下無關緊要的天地之後
舉身一撲，直入夢的虎口
阿門緊閉，可惜又晚了一步
群星在天的黑幕上隨波逐流
因為我的緣故至今群龍無首

2015歲末於悉尼

■ 世賓

殘缺之歌

小草是完美的，石頭是完美的
在草原上掠過的豹紋是完美的
牡鹿眼睛裡的張惶是完美的
自然中那存在之物
在牢固的秩序中，是完美的

而歌者的聲音，從肺腑中發出
就要抵達那物，卻在唇齒間
有了阻隔，雖然那麼小，那麼輕
在無限接近的中途
停滯、偏差，或者拐彎

啊，不！萬物的完美中
請保留這局限，這唯一的尊嚴
那不能修復的愛情；那不知生的
死；那不能說出的全部秘密
我們可以分享的財富
——只有這殘缺

上帝是完美之物，他也不能
在這裡現身（他的現身
就意味著肉體的死亡）
在這裡現身的只有殘缺
只有這短暫之物，這殘缺的一角
他們與上帝之間，有隱秘的血脈

它是巨大的沉默

它是巨大的沉默，它的存在
確切無疑。它的形態、聲色
還未呈現

我只是在趕往那裡的中途
我又怎麼能為它命名？

2015年寄自廣州

冬天去防川

錯過了秦淮河畔的老友晚宴，錯過了松花江上的冰雪詩會，錯過了哈爾濱的冰雕節慶，還差點錯過了一班高鐵……我終於來到邊城延吉，沿著圖們江向東去看吳大澂。雪停了又落，落了又停。此刻，白茫茫的歷史中沒有那一條辮子比他的更顯得挺拔！我驚愕於他依然悲憤的表情；江水驚愕於自己竟凝固在出海前的十五二十里處；臉容模糊的土字牌卻彷彿嘲弄著我們。但全身驟處攝氏零下二十度的我沒加理會，正琢磨著還有什麼地方“甚於防川”，而拚命往自己冰凍的記憶庫裡搜尋，今已了無痕跡的其他幾塊碑石

雪停了又落，落了又停。望著車窗外白茫茫的歸途刷刷飛起來，我頓悟般認同了古人的說法，趕緊查看手機裡的相片簿，然後又默默將那幾張背景感光不良的東正教堂和領導題字刪掉

2015年12月19日暉春

路由器

一塊塊數碼化、蹲坐著的麒麟，兀在兩個、三個、無數個網絡的交匯處撒歡；一盞盞紅的、黃的、綠的眼不停閃爍，尋找對應的密碼和頻率……傳遞？分組？重疊？它們只不過以其懵懂雙角，在多種選擇的路徑中選擇最佳的路徑。因此，不論是“路可使由之”或“路可使知之”都沒有什麼大分別。可當我突發奇貼稱它們為“路知器”後，微信和臉書上所有的朋友就紛紛屏蔽我了

2015年7月4日

上星期從朋友處得來胡志明市華文文學會出版之《文藝季刊》第十二期，讀到筆客先生〈從何說起〉一文，回應拙作〈文壇逸事讀後——致筆客先生〉；以高興的心情去閱讀，可惜的是讀後卻使我又一次對筆客先生感到失望，而且感到鄙視！因為筆客先生在〈文壇逸事——正視上世紀七十年代那場筆戰〉一文中，故意撇開我列出的資料來源，誣衊我誇張，捏造事實；說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再偽善的提醒我說：“希君慎之，戒之。”

事實上，拙作〈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一文已經在篇末註明對吳望堯詩人當年在越筆戰的記述，是根據台灣詩人張默〈現代詩壇沉默的聲音——吳望堯訪問記〉（刊於《飛躍與超越》一書96-106頁）所寫的。並不是不負責任的誇張，捏造事實。如果筆客先生是實事求是的人，應該先查看〈現代詩壇沉默的聲音——吳望堯訪問記〉一文來跟拙作對照，看有否出入再說；但他沒有這樣做就妄發議論，說我誇張，捏造事實，那不是誣衊，不是含血噴人又是什麼？我撰文回應後，筆客先生不敢面對事實，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判斷，還強辭奪理的說：“試問余君，他將一樁不是親身經歷，或參予的事件不正確報導更加上繪聲繪影的描述，不是捏造，不是誇張，又是什麼？”這樣的論述，更顯出筆客的狂妄與無知，照他的說法，難道寫歷史的人，一定要是親身經歷，或參予事件的人嗎？

再說，我在〈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一文後記曾經寫出：拙作如有錯漏之處，還祈諸位前輩、文友不吝賜正是幸；而且我在〈文壇逸事讀後——致筆客先生〉文中也寫了：拜讀筆客先生此文，我感到既高興又失望而太息！高興的是有人對拙作提意見，提供另一面的說法以供參考對照，使我和讀者能從另一個角度去印證考察，探索這一文學史實。這實在是值

得高興的。文末又說：如果筆客先生認為拙作因資料來源是片面之詞，與史實不盡相符，可以撰文提供相關資料以供考證，我無任感激與歡迎！現在筆客先生先撇開我列出的資料來源，誣衊我誇張，捏造事實；說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再提醒我說：“希君慎之，戒之。”面對這一副偽善的嘴臉，真的令我感到失望而太息！

我根據〈吳望堯訪問記〉所寫的論述，我對筆客先生認為拙作因資料來源是片面之詞，與史實不盡相符，撰文提供相關資料以供考證，是感激與歡迎的；筆客先生對拙作提意見，提供另一面的說法以供參考對照，使我和讀者能從另一個角度去印證考察，探索這一文學史實。對此，我是高興的，我只是不滿他誣衊我誇張，捏造事實；說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才作出回應。對他所提供的另一面說法，因尚待考證而沒有反辯。

可惜的是，筆客依然不敢承認錯誤，依然強詞狡辯的硬說我誇張，捏造事實，這實在有失前輩風範！再者，更可笑的是筆客在〈從何說起〉一文中也前後矛盾的說：“其實，余君真的要問責的話，就應該找當時給他錯誤訊息，令他斯次蒙受不白之冤的放料者，而不是我筆客！”這樣說，正說明了拙作是有根據的，不是誇張，捏造事實！也說明了筆客對我的冤枉。

對筆客這樣的人，我實在不想跟他再作無謂的辯論。

不過，我還是想到：〈現代詩壇沉默的聲音——吳望堯訪問記〉發表於1974年，當時，吳望堯、蕭飛鷹、徐英揚幾位先生尚在人間，而且讀者對當年筆戰事件應該尚能憶記時候，那時筆客為什麼不以當事人身份出來反駁，說出筆戰來龍去脈，要等到41年後，詩人吳望堯已經辭世，死無對證；蕭、徐兩位或已不在時，才來“正視正視上世紀七十年代那場筆戰”，說出事實呢？

唉！從何說起？

最好的里爾市④

◎秀陶 選譯

搖籃曲 Schlaflied

如一旦失去你以及你的愛，
而我不再絮絮呢喃一似
那高聳的菩提樹，
則你是否仍能沉睡如昔？

除非我守候在身傍，
並置放我的情話
於你的胸、四肢以及唇上，
輕柔一如啟開眼蓋一樣。

除非我終於
將你獨自幽閉，
如同一滿植
茴香的花園。

光環中的菩薩

Budda In Der Glorie

眾心之心，眾核之核
杏仁樣甜蜜而自在。
自此以至眾星，皆屬
你的果肉：我歌頌。

因無所牽掛而釋然，
你的果皮無垠地擴大，
內中你強烈的汁液充盈
外在則閃耀著祥和。

眾多的太陽旋轉，
並在你高處閃耀。
而你內中蘊釀的光照
將比那些太陽更永恆。

淚瓶 Tränenkrüglein

有些盛你的酒，有的裝你的油
以他們圓形圍拱的空間。

我，一個細小的容器，只是
躬身承接垂落的淚滴。

容器中的酒日益甘醇，油日益澄淨。
淚水將如何呢？它們只是日益沉重，
日益麻木，日益光彩，
也日益脆弱，乃至空虛。

果 Die Frucht

自地下不覺地爬升，
並將奧秘藏於莖內，
將明徹的花轉化成火焰，
而復再回歸於隱蔽。

而經歷一整長夏
日以繼夜的在樹中果化，
並感到自身要應命於
週遭靈敏的空間。

而現在雖然它光耀的展現
嶄新的豐滿圓熟，
而在果皮後卻超然隱退，
回歸於它生息的中心。

致音樂 An Die Musik

音樂，雕像的呼吸。或者
圖畫的沉默。你是語言終止處的
語言。是時間
直立於心意的消失處。

為誰而感受？呵你將感受轉化
為……聽得見的風景。
音樂，你這個怪人，你是空間，遼闊過
我們的心境。比我們心的深處更深
而且超越了我們的極限，向外洶湧，——
最聖潔的告別；
那兒，一切的內在圍繞著我們

如一貫的地平線，如
空氣的背面，
純淨，
碩大，
不可定居。

重力 Schwerkraft

重心，你怎能自萬物中
突顯自己，即使在飛禽之中
也贏回自己，你真強大

站著的那人，彷彿渴極狂飲
重力沖入他。

但是卻從睡眠者身上落下，
一似落自休憩的雲，
重力的沛然之雨。

早春 Vorfrühling

酷寒已去，和緩突臨
躺身尚未復原的灰色原野。
溪流的音調不變。
愛撫的意向徘徊於

靜寂無垠的大地。
路預言地伸向遠方
你不期然地發現它，湧升
向空空的枝頭。

流星 Fallende Sterne

你還記得：那些流星
如何斜斜地在天空飛過
彷彿怒馬躍欄
我們多次突然置出的高欄？
因為星星眾多到處飛躍
幾乎每次抬頭向天就見到
它們那些快捷的玩命的遊戲
心中替它們著急

它們在無垠中解體了光芒
完整的永恆的一響。

夜 Nacht

夜，你的面容融入最黑的
深處。呵，面對我
逼使我漸次強化的
凝視削弱。

夜，在我使勁的注視下
顫慄，卻非懼怕；
那無盡的源泉，在色彩
褪去後，依然停留。

充滿年青的星座，自它們
飄搖的衣邊，向寂靜中
冒險地浮著的天空
投放出火焰。

雖然你自如的存在
幾幾乎消滅了我。
而我依附這陰暗的大地
仍敢於在你裡面活著。

選自給奧非烏斯的商籟詩

I 1

一棵樹升起，呵純粹的超越！
呵奧非烏斯在歌唱，呵耳中的大樹
一切寂然，而就在這沉寂中
新的開始、召喚以及變化仍持續在
進行。

安靜的獸群自森林中出來
自它們的巢穴來於曠野；
它們之所以如此寂然
並非由於機伶或懼怕

而是要聆聽。呼吼、
嚎叫現在都算不得什麼了。往昔

連一個可供聆聽的茅棚也無

而現在屋宇來自它們深處的期待
入口的大門在風中搖抖
你已為它們建了廟堂在它們耳的深處

I 2

幾乎是一個少女樣來自
歌與弦琴簡潔的和諧，
她春日的面紗顯現
她在我耳中鋪就了一張床。

並在我內裡入睡，睡眠便是一切；
是我一向鍾意的樹，是未曾顯示
而卻可踩出的距離，是滿人跡
的野外，以及我奇怪的一切。

她與世界同眠，歌唱的神呵，你怎
使她睡得如此沉沉而再也
不欲醒來。看呵，她起而又睡。

何處是她的死亡？呵在你的歌
消失之前，你會否找到那個調子
她將從我向何處沉落？……幾乎是一
個少女樣

I 3

神能夠，但一個人怎能
穿透並追隨那窄窄的琴弦？
他的心意不專，而在心路
的交叉處又沒有阿坡羅的殿堂。

正如你所教導的，歌唱並非慾望。
並非哀求那原可得到的恩惠，
歌唱便是存在，對神而言簡單
但我們何時方成真實，何時他

方把大地及星辰耗於我們的存在、
年青人，
也不是你的愛。即使你的嘴被
自己的聲音逼開——還是

學著忘記那熱情的音樂吧，它不耐久。
真正的歌唱是另一種呼吸，不頌讚
什麼，只是神心血來潮時的一陣風。

I 4

你溫順的人呵，也時而
踏入那些你不曾留意的人的呼吸中吧！
那呼吸碰到你的雙頰時將分開，
將顫慄，然後再在你的後面合攏來。

你有福而完美的人呵！
你像是心之起源。
你是箭的弓。亦是它的垛，
帶淚的笑容會閃耀得更久。

別怕挨苦，將重擔
還諸大地
山也沉重，海也沉重。

甚至你兒時手植的樹
也早變得重而難以承受
但是呵，風你能……空間你能。

I 6

他是凡人麼？不
他寬洪的本性生自陰陽兩界，
因他曾經歷過柳根，
乃最善於攀折柳枝①

上床時勿在桌上留下
麵包和牛奶，它們招惹鬼魂——
但讓術士
在眼簾的溫柔下

將他們的音容與一切有形混合；
且讓墓地間草藥②的法術。
對他成為實在，一似清晰的關連。

什麼都不能摧毀他真實的形象，
不論是來自墓地，或是來自房中
且讓他禮讚指環、髮夾及水罐③。

① 奧非烏斯下地獄救妻時，即一手執琴一手握一柳枝。

② Erdrauch 紫堇，Raute 芸香，皆為墓地間常見之草藥。

③ Fingerring 指環，Spange 髮夾，Krug 水罐，皆為殉葬物。

I 7

頌讚就得了！他正是因此而來，
正如礦藏來自岩石的
靜默，他自易毀的心中擠出
長生不死的酒汁。

當神緊捏他的咽喉，
他的聲音並不在口中消亡，
而全部變成果園變成葡萄，
在他善感的南方成熟。

既不在帝王的陵寢中腐朽
亦不因眾神投下陰影
便使他的讚美成為謊言。

因他是長在的信使，
把成熟而值得讚美的果實，
深深地伸進地獄門中。

I 10

我問候你，古老的石棺，
從未自我的感情中消失，
古羅馬歡欣的水泉
曾穿越你行吟。*

那些洞開的一似
欣然醒來的牧人的眼
——內中滿是寂靜同小花——
引來翻飛的蝶群；

祝福所有在疑慮中掙扎的人

在瞭然了沉默的真意後
重又開啟的嘴。

我們懂麼，朋友們，我們不懂麼？
遲疑的時辰造出了二者，
擺在人類的臉上。

*羅馬人曾將石棺兩頭打掉，然後串連
起來作為水渠，乃有此說。

I 13

豐滿的蘋果、莉、香蕉，
鵝莓……所有這些
我覺得都在嘴內說著生與死……
且看那品嚐著它們的那孩子的

面容吧，這來自遠方。
嘴中不是正滋生著難以言宣的感覺？
在那原該是說話的地方如今流動的
是自果肉釋出的驚奇與發現。

敢說那就是蘋果。
先是凝聚甜蜜，
在品味中細緻地呈現，

生長成玲瓏、剔透、甦醒，
曖昧、陽光、泥土、真實——：
呵，經歷，歡樂……無盡。

I 14

我們從事於花草、藤蔓以及果實。
它們述說的豈只是季節的語言，
自黑暗中斑駁的色彩出現
也許稍帶著死者的

妒意。因他們肥沃了土地。
我們怎知道那部份是他們的功勞？
長久以來他們用他們的精髓
滋潤出沃壤。

請問，他們是欣然而為？
這果實，這奴隸的苦績
呈向我們——他們的主子

抑或他們才是主子，與根同眠
以他們的豐盈賜給我們
這啞然的與親吻的混合體。

I 15

且慢……這味道不錯……它已遠去。
……幾個音符，打拍子，哼一哼
——：

少女們，妳溫暖而沉靜的少女們，
嚐嚐果實而起舞吧！

為橙而舞。誰也難忘，
它是如何地沉淫自身，掙扎著
拒絕成為甜蜜，妳已佔有它，
它已可口地化身成妳。

為橙而舞吧，那成熟的方能
亮晶晶地閃耀於故土的清風中，於
自妳投射出的風景中。燃燒並脫出

層層的馨香！那純淨的
韌皮被覆而汁液充盈之果
妳就當它的姐妹吧！

I 25

但是現在妳，我認得妳就像我認得
花一樣，
從不知道名字。我將向他們引見
妳，
被奪走的妳呵，
美麗的遊伴，那樣難平息的哭喊。

先是舞蹈，突然間身體躊躇，

停了下來，彷彿青春被銅澆鑄
悲戚，聆聽。——而後造物者又將
音樂放進了她的轉變了的心中。

疾病迫近。陰影已經籠罩
黑暗突入她的血肉，遲疑中，
彷彿逸走，血衝成了自然的春潮

一而再地被黑暗及災病中斷
它還是光耀了大地。直到一陣可怕的
悸動後，
它便進入了洞開的絕望的大門。

*此篇乃寫 Vera，一極富音樂及舞蹈
天才少女，夭折於 20 歲。是里氏好幾
篇作品主題。

I 26

但是你，神聖的，你直到臨了還是
唱著，
當被一群侮蔑你的女巫攻擊，
你美妙的樂聲在她們的狂叫及
群毆中升起並壓倒了她們。

她們的恨意毀不了你的頭或你的琴
不管她們如何扭打，而所有
投向你心臟的尖石，碰到你時
都變軟而且開始聆聽。

最後因瘋狂的仇焰她們撕裂了你
而你的音樂停留不散迴響於獅群
山岩、樹以及鳥那兒你仍在歌唱

呵，你失落的神！你是無止的追尋！
皆因最後的憎恨撕了你
我們現在只是自然的嘴和耳。

II 1

呼吸，你無形的詩！
純然不息地與空間交換，

我們的存在，在平衡
中我以韻律出現。

零落的浪潮
我是緩緩漸深的海洋
所有海洋中最寬廣的
贏取宇宙。

這空間的若干已在
我內中，若干的風
就是我的子嗣

認得我麼，空氣？你仍飽含我往昔
的空間
你一度光滑的外皮渾圓
一如我的詞句一如我的葉。

II 2

正如同有時緊鄰的一頁，
印下原本的筆觸。
鏡也常攝入
初醒少女的嬌笑。

她獨自晨間臨照——
或在侍役打光時閃耀。
她真人面容的呼吸
垂落鏡面而成返影。

那凝注下的壁爐的焰火，
漸暗而至熄滅；
生命的注視一去不返。

呵，誰知道世上少了什麼？
只有依然歌唱讚美的人
長生於完美無缺。

II 3

鏡呵，從沒有熟知者描述
你真實的本性。
你是時間的縫隙

彷彿是佈滿一篩的小孔。

你虛耗整廳的空曠
黃昏時你寬廣如叢林
如大吊燈，如十六尖角的雄鹿，
無人敢近。

時而裝滿了圖像
有些是經你納入
有些卻被你婉拒。

最美好的得以留駐。
直到她頰上的美艷，
釋放出亮麗的水仙。

II 4

呵，這是一匹從未存在的獸。
他們從不知道
——它的步態、方位它的頸
只是一見到他們就愛上了這一切。

雖然從不曾有過，只因為人們喜愛
一隻野獸就出來了。他們從不講究。
一切細節都為它留有餘地，
甚至不必要的抬個頭等等：

他們也從不拿穀物來飼養
只用一切的可能來想像
反令得這獸力大無窮。

它的額頭長出獨角。
全白地走向一少女——
進入銀鏡以及那少女。

巴爾蒙特詩 選譯

◎陳殿興

譯者小引

巴爾蒙特（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льмонт, 1867-1942），俄國傑出的詩人和翻譯家，白銀時代象徵派領袖之一，1867年生於弗拉基米爾省舒亞縣古姆尼什村。父親在舒亞縣法院和地方自治局任十四級文官，後來任民事法官，最後任縣地方自治局主席。母親出身熱愛文學的將軍家庭，經常在地方刊物上發表作品，舉辦文學晚會，組織業餘演出。她精通幾種外語，博覽群書，而且有些自由思想，經常接待“思想不良”的客人。詩人在成長過程裏受母親影響極大。他說自己繼承了她的“桀驁和激情”。他在舒亞讀中學七年級時曾因參加非法組織散發民意黨執行委員會的傳單而被開除學籍，不得不靠媽媽的奔走轉入弗拉基米爾市中學。1886年巴爾蒙特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887年參加學潮反對實施新的大學章程而被開除學籍，在布特爾監獄被監禁三天，然後未經審判遣返故鄉舒亞。1889年復學，但因患嚴重的神經衰弱而輟學。他積極參加了1905年革命。他也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後來看到革命活動太瘋狂太血腥而離開了，1922年，經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斡旋獲准移居國外，客死法國。他終生都認為自己是革命者，造反者，幻想“在大地上實現人類幸福”。

象徵主義（Symbolism），是約1885-1910年間歐洲文學和視覺藝術領域一場頗有影響的運動，是對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挑戰。象徵主義運動傾向於靈性、想像力和夢幻感覺，摒棄客觀性，偏愛主觀性，背棄對現實的直接再現，偏愛現實的多方面的綜合，旨在通過多義的、但卻是強有力的象徵來暗示各種思想。巴爾蒙特的寫詩手法基本上體現了這些特點：他在詩裏力圖擺脫時空條件的束縛，完全進入幻想的王國。他對真實的人和現實不感興趣。他主要謳歌天空星星海洋太陽“浩瀚”“過眼煙雲”“寂靜”“虛幻”“黑暗”“永恒”“混沌”等。為了強調擬人化，他把這些抽象概念都用大寫字母開頭。他只對抽象的自然界感興趣，從不對現實的景

物進行具體刻畫和描寫。他的詩非常注重音韻美，這也是他的詩迄今仍有眾多讀者的原因之一。

他一生出版了35部詩集20部散文集。

紀念普列謝耶夫^①

十四行詩

命運安排他必須接受
人生崎嶇道路的考驗，
危險處處都窺伺著他，
他曾被流放受過苦難。

可是生活的風雪，貧窮，黑暗
未能打消展翅飛翔的願望——
做高傲勇敢的人，搏擊罪惡，
喚醒他人心中的神聖嚮往。

黑暗的日子裡，他高舉思想火炬，
他的心靈裡響徹著哭泣的聲響，
他的詩句裡回蕩著祖國的歎息，

邊遠農村的呻吟，
爭取自由的號召，
黎明到來的福音。

1893年

^①普列謝耶夫（Плещеев,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5-1893），俄國作家、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1849年，因參加彼特拉舍夫斯基讀書小組研讀社會主義著作被判死刑，後改判為流放，罰當列兵將近10年。重返文壇後，經過多年奮鬥，克服重重艱難困苦，終於成為權威的文學家、評論家。其革命詩對當時的知識界俱有重要影響。

死神

十四行詩

威嚴的幽靈，惡魔，無敵的神，
主宰所有空間和時間的君王，
沒有一天你不獲得豐收，
沒有一戰你不偃旗斬將。

你給失眠的眼送去墓穴的夢；
你像自由的風進入塵封的蝸居，

對著遭受折磨的不幸者低聲提示；
給被黑暗擠壓的人指出光明結局。

你給所有人都送上安息，
即使有些人的世俗靈魂
充滿了狂妄大膽的懷疑。

哦，君王，真宰，賜人忘卻的神靈，
從無底的罪惡裏飛去我的呼聲：
“來吧。我等你。我渴望放棄紛爭！”

1894年

月光

十四行詩

一鉤彎月高懸在夜空，
溫柔的光輝瀟灑蒼穹；
我的靈魂受無際遠方引誘
急急奔往另一個美妙仙境，

奔向樹林、山巒、雪白的峰巔；
我在想像中飛奔；像一個病仙
在平和世界上空霍然康復，
呼吸著月光，甜蜜地啼哭。

我吸納著銀白色的月光，
像艾爾弗^①在光線的網上飄蕩，
我在無聲處聽到說話的聲響。

親人們的痛苦不再掛在心上，
你爭我鬥的大地跟我沒關係，
我是白雲，我是微風的呼吸。

1894年

^①俄文эльф，英文為elf，係日爾曼神話中與人為善的神。

墓旁的野花

墳墓之間傳來低聲細語，
那是微風在不斷絮叨。
悲傷的嘆息，憤懣的抱怨，
那是柳林在大發牢騷。

祖輩父輩的幽靈
集聚在墳墓之間。

他們紛紛來到了
教堂大門的前邊。

他們敲教堂的大門，
一直敲到曙光出現：
直到蒼白的天上
呈現出一片碧藍。

明白了人生原本短暫，
所有抗爭都毫無意義，
他們便傷心啜泣著
回到各自的墳墓裡。

因此暗色碑石的旁邊，
早晨野花便露珠晶瑩。
那是他們痛苦的淚水
悲悼他們短暫的一生。

天 鵝

湖沈睡。鏡面似的水沈默著。
只有從那蘆葦打瞌睡的水裏
傳來淒涼的歌聲，
像心靈的臨終嘆息。

這是垂死的天鵝在哭泣，
它在跟自己的往昔哀嘆，
天上的晚霞在燃燒，
那火焰越來越暗淡。

為什麼它的歌聲那麼憂傷？
為什麼它的胸中那麼激蕩？
此刻它渴望著挽回
那不可挽回的時光。

懷著忐忑喜悅經歷過的一切，
愛戀所期盼過的一切，
都像夢一樣轉瞬消逝，
永遠不會再重返現世。

命運註定的不可更改，
天鵝在歌聲裏傾訴了無奈。
它好像在向至親的湖水

祈求寬恕，感謝鍾愛。

遠方的星星開始閃亮，
草叢深處升起了夜霧。
歌聲越來越低越來越悲傷，
只有蘆葦在低聲細語。

它的歌聲有氣無力，它奄奄一息。
它為什麼要在臨死前哀嘆不已？
因為它在永恒的和解的死亡面前
第一次看清了一個普遍真理。

1895 年

小小的蘇丹^①

這是在土耳其。那兒良心一文不值。
那兒稱霸的是拳頭，馬刀，皮鞭，
兩三個窩囊廢，四個惡棍
和一個愚蠢的小小的蘇丹。

有一天一些愛思想的人集會，
他們保衛自由、信仰和科學；
可是那兒的大兵野蠻強悍，
肆無忌憚地要讓他們流血。

他們散開了，再也沒有重現。
一些精英秘密會見詩人，獻疑問計：
“怎樣才能擺脫這黑暗的災難？
回答我們吧，詩人，請提個建議。”

詩人思考了一下，斬釘截鐵地說：
“要想對他說話，每句話都應嘔心瀝血，
如果他不是聾子，他就應當聽得進去，
要是聽不進去，那就只有靠匕首解決！”

1901 年

① 1901 年 3 月大學生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廣場遊行示威要求廢除責令“思想不良”的大學生去服兵役的最高指示，遭到沙皇鎮壓。詩人參加了這次活動，3 月 14 日在市杜馬大廳舉行的文學晚會上朗誦了這首詩，用專制的土耳其暗喻沙皇俄國。此詩當時曾被廣為傳抄。

法蒂哈詩選^③

◎楊子軍 譯

如同渴望這樣的東西

我們失去了
如同渴望這樣的東西

當安靜的樹木
變得密集
我們避免
修剪那些最初的
枝葉

故事
讓我們迅速衝到結局
講述者的
死亡

是極限的慶典
還是出於過分渴望
我們教育？河流的盲目
衝向河口

我想要離開
但是擔心你不會
用暴力阻攔
那種知道自己想要的
什麼的人的
暴力

因為
由於我所知道的極限
我錯過了了解我想要的

伊莉莎白·畢 謝普詩選②

◎戴珏 譯

失眠 Insomnia

衣櫃鏡子裡的月亮
向外看，一百萬哩遠，
（或許帶著驕傲，看她自己，
但她從未，從未露出笑顏）
遠超出睡眠的範圍，或者
她是位白天的沉睡者。

被這宇宙遺棄，
她會叫它見鬼去，
而且她會找到一面鏡子
或一片水域，在那裡定居。
那就不用蛛網將煩惱包起來，
把它扔下井裡去，

扔進那倒轉的世界，
在那兒左邊永遠是右邊，
在那兒影子其實是實體，
在那兒我們徹夜不能成眠，
在那兒天空淺近，正如海現在那麼
深沉，而且你愛我。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寫：Warner Tchan，寄本刊
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 謝	王克難	\$80	支 持
	于中	\$50	
	陳聯松	\$100	
	謝勳	\$50	

美國女詩人

麗澤·穆勒 (Lisel)

Mueller) 詩二首

◎遠在遠方 譯

當我被問起

當我被問起
是如何開始寫詩的
我談到自然的冷漠

那是在我母親離世後不久
一個陽光明媚的六月
萬物綻放

我坐在精心育栽的庭園內
一條灰色的石凳上
可是金針花
像醉漢的耳朵，聽不見聲音
玫瑰向內彎垂著
沒有什麼黑色，或者碎裂的事物
也沒有任何一片葉子掉落
太陽在無休止地吹播著
夏日的廣告

我坐在一條灰色的石凳上
四面被粉色、白色的鳳仙花
少女般清純的面容包圍著
我把哀痛
放進語言的口中——
這唯一的事物
與我一起悲傷

我為什麼需要 那些鳥兒

當我在清晨聽到
它們的鳴叫
那時我還沒有真正醒來
我的床榻已行進於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企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每日的彩虹之上
這駛向夜晚的弧弓
那些過著饑餓、警覺
審慎生活的鳥兒
與我一路同行
它們一直飛在我前方的不遠處
以長久演練過的方式
作為我不起眼的嚮導

當我抵達夜晚之時
它們剛剛安靜的歸巢
已不見蹤影
它們正變成樹林的夢幻工廠
我們所有的——
我、那些紫雀
銹色黑鸚
紅寶石主紅雀
白喉帶鴨
及它們清脆的啼鳴
一起駕乘大地
黑暗的曲線向著天明行進
而那些鳥兒，從高處瞭望
在天光還未破曉前
就為我宣示黎明的到來

——W·H·奧登語錄：“不看而視，不傾聽而聽見，不細究而呼吸。”

1. 愛斯基摩人的巫師

會取一塊石頭連同一顆鵝卵石
靜靜坐上數日，跟蹤一個圓圈，
直至白雪與心神合二為一。

冬天我坐在屋外，
凝視一個木板節孔旋轉。

有人在屋裡咕噥。
在牆壁教我形容雪之白的
另外一個詞之前，我一陣顫慄，
這張木書桌閃耀著微光，
彷彿風到達了木桌的
被符咒鎮住的星空，
並且北極星被看到轉動。

2. 暴風雨正來臨，這個天空在作變，悶熱得令人難受。

我坐在昏暗的客廳裡
聽馬勒①演奏的音樂，他的
喧囂樂聲就像林場數百株樺樹
對著黑色的天空搖擺，
電閃劃破天空，
甚至樹根也在搖動。
此刻什麼也聽不見，
直至女低音
從這暴風雨聲中
微弱地升起——

接著是如此的寂靜，
我聽到雨點開始珠子般
打在屋外的梧桐樹上。

3. 死亡這個詞

深深地紮根在奇怪的肺支氣管裡。
這是一個永不停止的管樂器，

是你因為談話而忽視的嗚嗚聲，或者是貓頭鷹所見的黃昏時的黃色天空，或者是引起你注意的火柴在燃燒中的爆裂聲。

我學會呼吸而不細究呼吸把我帶向何方除了此處，不細究呼吸撞擊詞語之前的剎那間，不細究我就是我的那一刻而意識不到的呼吸。

①古斯塔夫·馬勒（1860-1911）：奧地利作曲家，指揮家。

淺談翻譯詩中的雙關語： 〈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

◎ 逸韻

狄蘭·托馬斯（1914年10月27日—1953年11月9日），威爾士詩人、作家。生於英國南威爾士。20歲那年，發表了第一本詩集《詩十八首》，引起了當時評論界的關注，美國的一些出版商很看好他，把他之前所出的三本書合部一集在美國發行。1946年，托馬斯發表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詩集《死亡和出場》。托馬斯是繼奧登以後英國的又一位重要詩人，他的詩作大體屬於超現實主義流派，其詩中所蘊含的內容較具有夢幻色彩，通過對於意象的描繪而創造出引人入勝的詩境。托馬斯很注重押韻，其詩以善於朗誦聞名。他的最後詩集標題為《詩集：1934年至1952年》，出版時他38歲，並贏得了福伊爾詩獎。1953年，托馬斯在紐約逝世。

托馬斯這首詩〈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是為其將死去的父親寫的，鼓勵父親不要輕易放棄生命。這首詩成為了美國電影《星際》的主題詩。它有兩種貫穿整個電影的主題：年邁的科學家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執著於生命，不放棄他拯救人類的努力；而人類，面對地球的毀滅，絕不輕易接受死亡。這首詩格律比較整齊，但用了好幾個英文雙關語，如“good night”（良夜／晚安）“grave men”（肅穆人／將進入墳墓的人）and “blinding sight”（炫目的眼光／將瞎的視力）。以前的翻譯大多都選擇了它的前一詞義，即良夜，肅穆人，炫目的光。不過，這些詞的後一種詞義卻更符合這

首鼓勵人們死亡面前不要輕易放棄生命的英文詩。初譯時，我把反覆重覆的主題詩行譯為，“絕不溫順走進那種晚安，”但又覺得托馬斯的這首詩是把人的一生活比喻成一天，死亡意味著光全逝的黑夜，所以保留了“良夜”。然而，良夜／晚安會同時出現在它英文讀者的理解中。當然，中文詩中的雙關語，更是英文無法對付的，顧此失彼。

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

狄蘭·托馬斯 作／逸韻 譯

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

暮年應該燃燒，狂歡到白晝盡頭；
怒斥，怒斥光明的瀕滅。

儘管智者臨終明白黑暗是終極，
因為他們的話語已無法再閃電；
他們

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

好男兒，當最後一浪落下時，為其還能

在綠灣舞蹈的渺小行為有多麼絢麗而疾呼；
怒斥，怒斥光明的瀕滅。

狂人們，為逮住過逃遁的太陽而高歌，

卻發現，為時已晚，將悲哀灑在它的逝途上，
絕不溫順地走進那良夜。

墓邊人，瀕臨死亡，以將逝的眼光看出

失明的眼睛仍能像流星般炙亮，
而歡欣鼓舞，
怒斥，怒斥光明的瀕滅。

野兔四重奏

——評張耳詩集《這還不是早晨》
◎阿鈍

對現代詩的形式有既定堅持的讀者，大概會對張耳的散文詩集《這還不是早晨》抱持異見（雖然張耳會發笑！）可同樣對形式感興趣的讀者如錯過這本詩集，大概也會錯過集中以四季形式表達生活情懷的幾首好詩。

這些“四季”詩概分兩類，一類有意將現代感調校（或調笑／調味）“風花雪月”的抒情詩傳統，這類包括〈雨〉、〈雷〉、〈風〉、〈花〉、〈雪〉、〈月〉等傳統比興的六首，另加〈診〉、〈藥〉、〈咖啡〉等歧出的三首。這九首散在輯中，並不接續成組，形式上都是四行一段，以春、夏、秋、冬四字分入四段之第一行，餘三行則分別以短句剪點詩人對遞遷的季節的詩思。所以除去第一句的春夏秋冬，詩的形式就近乎帶“季語”的俳句組了，但又相互連屬而別開新境。各首詩的四季輕重不一，也像西方音樂各樂章自有調性和急緩，而形塑出有起承轉合結構的戲劇性。例如〈風〉之春先直面生活現實難題，語言峭利而銳；夏風換檔變速，衝突升級後轉入沉鬱；秋，在掙扎中再轉調，試圖半詼諧半無奈地推出和解的空間；冬，在放下中似乎延宕了未盡的心思。這首詩雖然短小，但結構嚴謹，承載量大，字與字、詞與詞、行與行，以及段與段間之應對，有起有落，有裂有解，近乎心目中的四重奏曲式了。

風

春——

沙塵暴迫使我們不得不
對抗撲面的將來。可蒙上頭巾
就更看不見樹了。

夏——

颱風，颶風，龍捲風。苦海上
蕩漾著婚紗，家用品，玩具，寵物屍體
和另外更多苦心的經營。

秋——

悲觀的詩詞太多了，幢幢
淒涼的例句。一一推倒
我和了。

冬——

不是東風是西北風。雪
自然是最好不過，來年的收成
倒不一定追著我們的心思。

如果說“風花雪月”四季詩帶有詩傳統脫離現實的意象而成為詩人創作意欲推倒的標的，張耳另外三首〈診〉、〈藥〉和〈咖啡〉又別是一種入乎生活又出乎傳統的診方。張耳在〈必不可少的一味藥〉裡說“看病和吃飯睡覺一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看病須投入長久耐心和大量的資源，所得卻遠少於其他勞動成果，所以，“天天與失敗感和自卑自責不懈地鬥——爭，幽默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藥。”所以〈診〉用四季的變遷要幽默看牙的漫長程序，〈藥〉又切脈於四季，試著調理虛實寒熱：

藥

春藥——

妄想的綠葉再壯也
掙扎不出邏輯的圈套。合理
不一定派生真實的療效

夏——

柴胡、當歸、生地
黃芩、川連、天麥冬、桔梗
生甘草、青箱子、生芍藥，余瀛鯨先生方

秋——

收穫用斗量的時候
缺乏症自然不提。花生、大棗
土豆、紅高粱。

冬——

雪地上一串野兔腳印
用細鉛絲做套兒
左也跑不開，右也跑不開

這首詩也以四季連屬，內容初看十分跳tone，但仍有隱隱的起承絲線。如果先從最後一段“冬”的野兔困境：“左也跑不開，右也跑不開”看，而且以或左或右的意識型態尋索詩思，不免陷入醫國手無力解剖病人現實而漫無目標下藥

的坑陷。我且拋開那屬於政治大論述的進路，先試著回到詩與生活的路徑。

首先，既在四季的形式之下按題，詩始於“春藥”，自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同時也萌生甚且勃發了想像（狂想或妄想）。想像與邏輯的矛盾，於詩，不管是創作或是讀詩，都是大患，尋求合理性不一定是有效的解方。夏，忽然羅列三排漢方，最後終結於一味余瀛鯨先生之方。對於毫無中醫學素養絕大多數讀者，包括我在內，夏方的出現儼然忽臨一道絕崖，無跡可尋，不知何從何往！但直覺以藥名編入歌謠，是古來傳統傳述及記誦方藥的方法，中西都有，例如 Simon & Garfunkel 唱紅的〈Scarborough Fair〉中每段都重複的“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香芹、鼠尾草、迷迭香與百里香），雖說是用於考驗情人的“謎歌”（riddle-song），算是情歌的一種，但也可能是以傳統歌謠記述草藥的遺緒。拜古歌之賜，我先查藥名，發現一則“中醫醫院兒科常用中藥方劑目錄 100 首”，收錄古來醫書多有以七言四句形式之“方歌”，記敘某方應如何調劑及所治症頭。趣味不嫌多，先抄幾首如下：

6、大補陰丸：《丹溪心法》

【組成】黃柏（炒褐色）、知母（酒浸，炒）、熟地黃（酒蒸）、龜版（酥炙）、豬脊髓、蜂蜜。

【方歌】大補陰丸知柏黃，龜板脊髓蜜丸方，咳嗽咯血骨蒸熱，陰虛火旺制亢陽。

7、大定風珠《溫病條辨》

【組成】生白芍、阿膠、生龜版、乾地黃、麻仁、五味子、生牡蠣、麥冬（連心）、炙甘草、雞子黃（生）、鱉甲（生）。

【方歌】大定風珠雞子黃，再合加減複脈湯，三甲並同五味子，滋陰熄風是妙方。

29、百合固金湯：《慎齋遺書》

【組成】熟地、生地、歸身、白芍、甘草、桔梗、玄參、貝母、麥冬、百合。

【方歌】百和固金二地黃，玄參貝母甘桔藏，麥冬芍藥當歸配，喘咳痰血肺家傷。

30、當歸四逆湯：《傷寒論》

【組成】當歸、桂枝（去皮、芍藥、細辛、甘草（炙）、通草、大棗。

【方歌】當歸四逆用桂芍，細辛通草甘大棗，養血溫經通脈劑，血虛寒厥服之效。

比對張耳的夏方所列諸味“藥材”，似乎多用於降火或調經止痛。但如上例“大補陰丸”對治亢陽，“大定風珠”主滋陰熄風，又似乎不少漢藥方是用在平衡生理，推想情慾之熱大概是普遍的人生重症。再查“余瀛鰲先生”，更發現余先生乃是當代中國傳了五世現年 83 歲的中醫名醫，也是中國中醫研究院西學中醫班第一屆入學的學生，其同事及學妹即是以研究青蒿素治瘧疾有功而甫獲諾貝爾獎的屠呦呦。余先生在中醫界素來倡導“古方今用”，以現代科技研究中醫漢藥的學說，所以夏方三行雖然無釐頭，卻是以古破今，破中有立，大開大闢，別出蹊徑，自成一味奇詩之方！用於生活，對照春藥之腫鬱衝突，或可想像詩人整個夏天都在努力尋藥用藥降溫，詩的詼諧感不言可慾！

第三方“秋”所列，大抵用於補血益氣，是因應內外環境變涼的需要。到了冬天，雪地上的野兔足跡引發的藥想，猜是中藥材裡也有一味“主傷折、補骨碎”的“骨碎補”，也就是因為肉質走荊毛絨絨而得名的“兔腳蕨”。姑且不提兔腳在西方文化中有幸運的象徵，中國古詩〈木蘭詞〉中另有“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焉能辨我是雌雄”，形容迷藏似的情感狀態。放在以春藥引領的全詩詩境，野兔、兔腳的意象不會沒有情感情慾的象徵。詩中

野兔被鉛絲套牢，“左也跑不開，右也跑不開”的困境，其對襯反覆的句型和以動物起興成詩，可以聯想到《國風周南》〈關雎〉之“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的難耐。〈關雎〉在春天發情，張耳的這隻野兔卻在冬天受困，一古一今遠遠地對映出情詩的形式。雖說兔腳被套意味挫折、不自由，但我以為那在圈套中左右蹦躍掙扎的心跳，卻跳出了情詩的一大步。它在劇烈衝突中以突梯、拼貼尋找解方的形構，現代性極為強猛，完全是現代音樂一路，可又建築在古典的地基之上，恰似荀白克在變調了大量的古典和浪漫派名家名曲之後，創造出新的音樂世紀。古方今方，東方西方，情方詩方，在水一方。

（比起張耳用幽默一味治病或陪伴長病，以上自作解人仍是被邏輯圈套，野馬當野兔跑，繞圈子跳，也是“左也跑不開，右也跑不開”，解藥益病，各方名醫束手，免不了又被張耳幽默了！）

（完全了解張耳在羅列了家園數百種草木名稱的〈一本糊塗帳〉最後所說：“苦心工作了幾月，卻讓我覺得，我離自己從它們的存在感受到和想表達的，好像更遠了。”）

台北 2015 年 12 月

傘下的“喜悅”

◎袁軍

共用一把傘
才發覺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你
因你努力墊起腳尖
而倍感喜悅

——非馬〈傘〉

這首詩僅有三十四個字，但讀後卻能讓人莞爾一笑，有如感到一股清泉般的甜蜜從心底湧了上來，“而倍感喜悅”。

“共用一把傘／才發覺彼此的差距”——起首兩句向讀者拋出了兩個問題：什麼是“彼此的差距”？這個“差距”怎麼會因為“共用一把傘”而發現的呢？再往下讀：“但這樣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墊起腳尖／而倍感喜悅”，於是明白了！由“吻”可知，“共用一把傘”的是一對情侶。從描寫中可以看出，倆人身高定有一段不小的差距，“我”（男方）個頭高，“你”（女方）個頭矮，所以在接吻時，一個要俯身，一個還要“墊起腳尖”——這也便是前面所說的“差距”了，個頭的差距。

“而倍感喜悅”是接吻時“我——詩人”的心理寫照。接吻者的心情當然是喜悅的，又何以“倍感喜悅”呢？原因是發現“你努力墊起腳尖”。在接吻的當下，作為此時的行為語言，“墊起腳尖”的動作表達出的潛台詞是“我愛你，我需要你……”，是一方需求對方、且深愛對方的表現；同時，它是一種行為主體為克服空間上的距離在“努力”“使勁”的客觀表現——當哺乳的母親看到自己的嬰孩嘔著小嘴索要乳頭的樣子時，心中會因為充滿欣慰和自豪而“倍感喜悅

”，自己給予了愛而獲得了滿足……“而倍感喜悅”是點睛之筆，讓讀者的目光定格在那幅讓人“喜悅”的特寫上：一個俯身，一個墊腳尖，雙唇吻在一起——“俯”——“墊”的動作雖然不同，但具有同一性質的內涵——兩個人的個頭有差距，但為了共同的吻（愛），都同時在做“俯、墊”（努力和犧牲），以減少和消滅彼此間“差距”（影響或阻礙兩人接近的外在條件）——空間距離對應著情感、心靈的距離，俯身和墊腳來接吻的動作則上升為“為了同一個目標（愛或其他）而共同做出的努力”。自此，象徵的味道出來了。

二、
在接吻的過程中，因為對方接近自己、需要自己，於是一方便在另一方的行為中看見了自己的存在，看見了對方對自己的承認，體味出自己存在的價值，怎麼能不喜悅而加倍喜悅呢？又看到對方為了吻（愛）自己而墊腳（付出），又怎能不感動甚至感激，再由感激而喜悅呢？唇唇的貼近，折射的是心與心的貼近，人與人赤誠相見，能不喜悅嗎？“倍感喜悅”是人性呼喚的喜悅，是自我得到承認的喜悅，是甘為別人付出的喜悅，是誠誠相見、心心相印的喜悅，是生命得以鼓舞的喜悅……

再回頭看題目“傘”，品味“共用一把傘”，至此可以明白，“傘”代表的是一個共同目標或追求。傘，顯出兩人個頭上的差距；個頭上的差距，才引起了兩個人為了消除差距的努力；有了共同的努力，才能達成甜美的吻；有了吻，這心與心便被真愛粘在一起了！

這首詩樸實無華，卻很美！

冬寒情詩好烘暖

——讀阡陌的〈好想再見〉

◎冬夢

讀非馬〈輪迴〉有感

◎項美靜

好想再見

那一日，才入夜的晚風
吹入心間的是剛好的柔軟
一份愛還枕在思念上
好想再見你

很深 很深的思念
好像一腳就被你踩著
我願意一直寧靜 寂寞
藏著時光琥珀中的每一次

墜身於詩意的花季
想趁繁花還未開至荼蘼
擷取春色一片
再回到你的眼眸裡

有段時間 停駐在
一種心痛的思念
只是你瞳孔中的光
說服了我
還是不見吧

自從決定了這樣
一切迷亂無根而生
可能是一陣風
隨著淺草和蘆雪的氣味
夢 又兀自美麗了起來

這夜 我
垂釣著一地紛飛的落影
怕終是留戀不去的思緒
我們再見吧
趁著月色如夢

一直以來，對於情詩我特別鍾愛，因喜其真摯、細膩。既易討人歡心、亦易令人感動，而且溫馨的情詩讀來總教人多了份甜蜜，少了一份酸苦。

2015年12月“新大陸”第151期刊出泰華詩人阡陌的一首情詩〈好想再見〉。全詩27行，最先

帶我進入深情的世界，是詩人一開始對愛的堅定不移：一份愛還枕在思念上／好想再見你。

因為愛，詩人的夜夜纏綿都枕在戀人的思念上。

好想再見你！熱戀中情侶總會有莫名強烈的憧憬、濃濃的魂牽夢縈，仍然：我願意一直寧靜／寂寞。在時光中埋藏著，色澤如瑪瑙光亮如珍珠般的琥珀，那怕再寧靜再寂寞，難能可貴的是它感人。

夏荷開盡，秋意闌珊，冬雨幽怨，還是春天有最好的回歸，採花撲蝶，最容易讓情侶們容易想起愉悅親密的時光：擷取春色一片／再回到你的眼眸裡。

可惜當時歲月所遺留下徒然加深彼此的失落與無奈，那是錯愛，還是不能再苦的相思？

曾經屬於自己，一雙款款情深的眼神：只是你瞳孔中的光／說服了我。我只無奈：還是不見吧。

對於失戀的人看來，花既非花草亦非草的感傷：一切迷亂無根而生／可能是一陣風／隨著淺草和蘆雪的氣味。愛！最後竟然可以奇蹟地在夢中重現：這夜／我／垂釣著一地紛飛的落影／怕終是留戀不去的思緒／我們再見吧／趁著月色如夢。

今夜低溫清寒，幸好仍睹一輪圓月掛窗，有讓我感到這首詩會帶給我和暖的感覺，小食數件，再加一杯綠茶在茶几上氤氳著詩的香氣，人已忘我醞釀進入詩境，的確最宜讓寧靜的心緒去解構去欣賞一首詩，一首我喜愛的情詩，是的！是阡陌這首〈好想再見〉。

*阡陌簡介：本名周治蘋，祖籍湖北，台灣出生，寓居泰國，現任桐詩文學主編。

輪迴

野地裡一朵小藍花
在晚風中搖曳

目光迷離的詩人走過
突然回頭深深看了她一眼

幾個世紀後的黃昏
一個陰暗的書架上
擺著一本褪了色的
藍皮詩集

野地裡一朵小藍花
在晚風中搖曳

忍不住回頭深深地，深情地再看了她一眼。

是前世深愛過的情人？幾世紀前的舊識？心中的女神？而今轉世成一朵小藍花，化為詩句，輪迴在詩人的藍皮詩集裡。

整首詩不見輪迴二字，卻處處可見前世情緣的輪迴延續。唯美到讓人陷入輪迴中。

〈輪迴〉雖然在短短十行用了晚風、迷離、黃昏、陰暗、褪色，以及三次出現“藍”色淺淺的憂思，但絲毫不見對宿命的怨嘆。

反而因這些略帶灰暗的字眼襯托出小藍花的靜美和藍色詩集的神秘。

足見老師面對生死，宿命這永恆的課題時的超然。死亡，輪迴因此變得恬靜而美麗。因那朵小藍花，那本褪了色的藍皮詩集，輪迴竟然成了一種美麗的誘惑。

最後從藍皮詩集再回到野地上的小藍花，又是一個輪迴。一輪一輪，生生不息！相信還會引起無數個輪迴。

也許某年某日，又一個黃昏的晚風中，詩人在野地為一位身著一襲藍色紗裙的曼妙女子突然回頭。

從某種角度看，〈輪迴〉也可說是一首優美的愛情詩。

美國重要詩人 (H. Crane, 1899-1932) 在充滿想像的抒情詩中，描寫豐富多彩的工業化現代和後現代的生活是最著名的！最近美國詩評家布魯姆出版了兩部鉅著《解剖詩作的影響》(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2011, 耶魯大學) 和《惡魔才知道文學的偉大和美國的宏偉》

(The Daemon Knows: 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 2015, Spiegel & Grau)，兩書都是歌頌克氏並以他為軸心及其他偉大的典型美國詩人的榜樣，甚至連惠特曼也居其次。

對一般讀者來說，整體地看克氏的作品是失敗在客觀方面的，這包括他的史詩《橋》(1913) 和他後來去墨西哥旅行時再計劃以墨西哥的悲慘歷史為題目的史詩，但因生活和感情不安而未動筆。克氏根本不想出版，卻因有一位銀行家詩人硬要提供費用。但是很多讀者認為在其所有的詩作中有許多抒情的詩句合符美國現代主義最優秀的詩作。他的《白色建築物》在 1926 年獲得獎金。

克氏生長在克利夫蘭，童年時因父母不和而苦惱感染上同性戀的奧狄浦斯情結。他的心神不寧引至自我摧殘沉緬和酗酒。十六歲時，克氏曾在一小雜誌發表些詩作，得到穆迪夫人 (Moody, 她的詩人丈夫曾是哈佛大學的名教授) 的鼓勵。克氏之後遷往紐約市的格林威治鄉村過他的波希米亞式豪放不羈的詩人生活。父母離異後，克氏就放棄了上大學。同時他的閱讀範圍甚廣並衝過了傳統的書籍，這包括神秘學家布萊瓦茨基 (Mde Blavatsky) 的《掀開女神伊的面紗》、厄斯彭斯基 (Ouspensky) 和格爾杰斯夫 (Gurdjieff) 的作品、通神學、魔術、諾斯替邪教、亞力山大城的古老柏拉圖和新柏拉圖主義的書籍。他的最好的一首詩《倒塌的塔樓》是受了厄斯彭斯基的著作《塔羅特牌的象徵主義》(The Symbolism of the Tarot, 1913) 影響，那裡說：燈塔有燈光、塔樓的皇冠會倒下來、塔樓內可能發生火災、可能被雷擊塔內的鐘不要過重種種預言。

他的最能感動讀者的作品是描寫他在加勒比海的〈旅程 II〉及預言自己的命運和整體人類的悲劇：生與死和心醉神迷！

旅程 II / 羅文齡 譯

然而，猶有這未了的偉大永恆瞬間，
蘊涵無垠的潮浪，無法羈縻的逆風，
金銀錦綉延展推移於
她，汪洋女神面向月亮的廣漠心腹，
笑我們隱藏的愛情變調；

擷取這海，其和音哀鳴於
銀白似雪的詩句卷軸上，
欽賜的驚懼、蠱惑，斷然崩裂
正值她或善或惡的面容示意
一切，除了情人牽手的虔誠之外。

直向前，當鐘聲遠離聖薩爾瓦多
向星空如番紅花的聖誕紅草原裡
群鳥的慢板，哦，我的浪子
終結，她靜脈所拼寫的陰鬱之自白。

標示她旋轉的雙肩如何旋緊時刻，
加速，當她清貧豐裕的棕櫚越過——
卑屈的泡沫混化之標題
加速，當它們仍是真的一一睡眠、死亡、慾望
回旋靠近一瞬間，在一朵水上花之內。

繫我們於時光之中，哦，清晰的敬畏
的四季
哦，加勒比海上燃燒的吟遊帆船
切莫賜與我們人世的涯岸，直到——
我們基畔的漩渦回應了
如海豹之向天，以廣闊之飛沫

歐美人對大海之看法有雙重意義，尤其是十九世紀初的浪漫詩人，既是愛情又是死亡。克氏在他的詩內指出海的親愛而又殘酷的海底的象徵可能是來自精神分析家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說法的可怕。他聽到大海的哀鳴，女神的法庭主宰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或擾亂一切的恐懼。除了情人雙手的虔誠，加勒比海的〈旅程〉不是容易讀的詩，主要原因是象徵如聖薩爾瓦多，克氏指實是牙買加，那是哥倫布登陸於美洲時首先登上的島嶼。是指歐人意識到新大陸的存在。克氏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懷特海 (Whitehead)、卡西爾 (Cassir) 和蘭格 (Langer) 群教授的影響而善於採用非推理性的象徵 (Non-discursive Symbols) 而壓倒了艾略特和龐德的詩作優勢，克氏深深地支配著“新評論派” (New Criticism)，並且打開了後現代的大門。

克萊恩在 1932 年從墨西哥回國之前曾追求一位女士 (她曾是名作家 M. Cowley) 的離婚妻子，想要改變自己的同性戀生活而不遂。他失望之後在船上跳入加勒比海自盡。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曾告誡我們，那些象徵是原始模型 Archetypes，如：暗影、女神、大海、塔樓等像惡魔和影子一樣常常跟著我們，我們要留心！

編輯筆記

《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結合上下文，這裡的“誦”“弦”“歌”“舞”都作動詞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禮樂”“詩歌”“質量”都混淆一體的今天，如果說有人硬要作“誦詩”“弦詩”“歌詩”“舞詩”都各有三百篇解的話，編者也不會拍案驚奇。上期佑子文章提到“詩歌”“質量”等詞“混淆不清，大義不明”，其實這些例子處處皆是，氾濫程度不下於霧霾。如“menu”之於餐飲業中譯作“菜單”當然無誤，但死板地用於程式、電器、機械各方面，則未免可笑，難道作“選項”不行，非得讓儀錶螢幕都濺滿菜汁？再如“夫人”本是古來延用至今的一種尊稱，雖說每個時代有其流行習慣，但大喇喇地對人稱自己妻子為“夫人”，倒不如“內子”“內人”甚至“愛人”“老婆”語氣態度來得真誠謙和。舉這些例子，並非是編者性好挑剔，只不過想指出當今社會各個階層做人處事那種“不認真”“不講究”的方式，以為一個小小名稱不必執著，然而“莫以小錯而為之”，積小成大，“不講究”、“不認真”日積月累下來就成了“不負責任”的“詩歌”。中國發射衛星、火箭升空，科技不謂不發達，為什麼“中國製造”代表的卻是“不可靠”，連自己人都寧可買日本馬桶蓋？這多少與“品質管控”變成了“質量管控”“得過且過”的製造態度有關。詩是文學藝術的先鋒，如果我們的詩人依然以為“詩歌”這個名詞並無不妥，何以改變一般讀者對詩的認識？浮躁、淺薄、不認真似乎不應該是詩人，更不應該是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文化底蘊的民族吧！詩人們，請從今天起，為“詩”正名。

感謝哈爾濱的六位詩人給本期自選了他們的力作。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人們代組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為即將舉行的第36屆世界詩人大會而編選的《2016年中國詩選》漢英雙語版現開始向全球徵稿，截稿日期為6月31日。詳情請聯繫主編北塔：beita1969@qq.com。

2016年1月5日，“中國當代詩歌與拉丁美洲文學之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馬丘比丘之外——中國詩歌代表團拉美詩選》出版座談會在京舉行。研討會由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作家網聯合主辦。

籌備經年的《兩岸詩》詩刊已於2015年12月初出版。創辦人方明，總編輯林德俊、黃梵。

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及太平洋大學將於10月25-30日，聯合主辦羅青詩畫國際藝術研討會及羅青詩畫展。

詩人桑克詩集《拖拉機帝國》獲《詩歌與人》2015年10月38期選為東蕩子第二屆詩獎作品集。

詩人楊河山詩集《殘雪如白雛菊》經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於2015年11月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林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